生命樹

散文·莫洛著

8-1
·4·1·3·1·

生命樹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莫洛

3 0526 6629 8

目錄

69642

封面設計・章西里

第一輯

樹……六
花草……八
生命樹……十一
珍珠與蚌……十三
時間……十六
柱……十八
風……二十
夜野……二三
種子……二五

駱駝……二七
土地……三十
蜜蜂……三二
靜……三四

第二輯

大愛者的祝福……三八
花束……四一
窄門……四四
囚苗……四七
信……五一
血的花瓣……五五

第三輯

倦旅……六十
海島……六四
虹蜺……六八
憑眺……七四
白夜……七七
峻坂……八一
傳遞……八六
城堡……九十

第一輯

樹

我想到樹了。

是一棵平凡的樹。

不一定有高聳天宇的枝幹，不一定密葉如雲，掩蓋住半個天地，不一定要結成長生不死的仙果，不一定開放金鍾一樣大的鹽花……。只是一棵平凡的樹而已。

我說這樹生根在濕黑窒悶的泥土裏，但仍要把葉子伸出土外；雖然有風雪搥打枝條，但一樣殷盼着三月的陽光。這眞可算是一棵平凡的樹了。在寒冬，朔風要來虐殺，它就自動地掉落幾片枯葉，雖然也總顯得一些冷落，一些憔悴，和一些悽清；但葉落歸根，總也衞護和溫暖着使自己生根的泥土；當春天沿着陽光的道路重來訪謁大地，這時候，它也恰巧休息了一個漫長的冬季，精神健旺了，綠葉便綴遍枝頭，讓春風搖出滿樹繁花；再等到接得秋風收穫的通知的時候，它早已悄悄把種子播遍大野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就是這樣一棵平凡的樹，我一想起，就不禁對它懷着無比的敬愛。

我說自己也得像一棵樹的，一棵平凡的樹。

植根在痛苦和陰暗裏，却永遠戀念一片遮闊的陽光，和陽光永恆旅行着的那無窮的寬遠的藍天。雖然過着風寒的冬季，雖然葉落憔悴，但生機永遠不滅；就算它是一段空虛的冬眠的日子吧，也好好保養了自己，一樣健康，休養得力量也充足了。那只等春前草的細莖鑽破了冰霜，隨着春鳥的第一聲囀鳴，綠葉繁花便一齊簇放了。雖然不奢望自己種播滿野，但在良好的時辰，自己也總算盡了歌讚的力量。

說自己應該像這樣一棵樹吧，也得要一點堅强和恆心，不能教自己死在希望裏。於是我就應該在痛苦和陰暗中，去找尋一些有益的安慰，猶如黑土中的根鬚也吸取水分和空氣。

而且有時候我這樣想得遠了：一棵平凡的樹即使死了，也會招來一羣伐木者，一陣斧鉞叮叮，樹「嘩啦」一聲笑了，枝幹倒下，最後一次向坭土抱合。於是木匠把它拿起造成屋子，爲下一代的人們遮蔽風雨，讓他們住進去，讓他們在屋子裏讀書，唱歌，而且工作……

這樣的樹是幸福的。

想到這樣一棵平凡的樹，我也想到自己了。

花草

讓我來說花草。

假如你並不很嫌惡自然；自然母親是永遠向你袒開胸膛，向你披露着自己無私的愛的。

你於是到曠野上去。

曠野，陽光給敷染上色澤；雲影有如帆影，在地上緩緩漂移；有鳥的羽聲，跟一串珠玉的啼鳴；有風，朝辨不定的方向流浪；水，眨動晶瑩的眼睛……

只要你不是一個盲人，或者一個色盲病的患者，那麼在你的眼底，就會映着一片明綠，綠得眩眼。那是野生的草萊，你是知道的。野草絕不肯讓土地有一寸空白，它用生命給它充實了。

你將看見蝴蝶了，你將看見蜜蜂了。它們對於工作的熱誠，會教你莊肅起敬，而且你就

會得到生命在工作中的偉大意義之啓示了。

你再試着將身體彎俯下來，且去發現這些野生花草的神奇的祕密吧。

你會看見，每一莖野草，都各各結着不同的花。顏色，有天藍的，水綠的，火黃的，紫的，素白的，深紅的；形狀，有唇形的，喇叭的，蝶狀的，車輪的，鈴似的。雖然它們是顯得如何渺小，這樣的不引人注意；但是這些小小的花草們，却都獨特而又出色地表現了自己，展示了自己。一點也不苟且，一點也不馬虎。你會看得很清楚吧，每一莖野草，都有它代表自己的一種色彩和形狀；即使是一莖最不足道的卑賤的小草吧，也是一樣，它始終是顯現着自己的嚴肅的生命的。

而且一到秋天，它們都一齊結成種實了；無數的穗子播撒曠野，明年春天的時候，便有更多的花草萌生，它們將一樣的簇結着自己本色的小花。

當你發現了這一個祕密，你將有怎樣的一種感想呢？

假使沒有，你勸你來想一想自己，或者更恰當一點，你試把眼睛睜得大些，去向你週圍的人們作一次細心的觀察。

你會看見的，而且看得又是那麼清楚；我眞的還這樣相信着：你對於你的意外的發現，

會感到一點羞慚，一點對於人類自己的羞慚。

於是你便看見了：那些原是農民的兒子的人，在打從大學校的大門出來以後，便學會了一副紳士的派頭；那些發了國難財的暴發戶，學着斜靠在小汽車上的悠閒的神氣；那些剛剛踏出小姐的門檻的太太，便裝模作樣學會一套高貴的儀表；那些庸俗的商人，偏偏玩骨董，學吟詩，充作清逸的雅士；那些幫閒家，要用一千副臉孔的表情來向人奉迎；那些侏儒偏充壯夫；那些奴才强裝英雄；那些落伍者偏驕飾進步……。這些人都在你的週圍活着，你都會看見的。

這怎麼不教我想起野生的花草來呢？我說到這些花草，我就有一種崇敬的感覺。

因爲即使是不會開花的野草，也一樣嚴肅地生長綠葉，純然表現了它生命的眞實。

一九四五秋天，宮頭。

生命樹

你會看到這樣的事情嗎：

一棵樹上，結着兩種果子：一種是苦果；另一種是甜果。苦果和甜果，同時生長在一棵樹上；掩護着這兩種果子的是一樣的綠葉，從根毛吸收上輸的是同一的水和養分，支撐着它們的是同一的枝幹，而且雨露，陽光，溫柔的風，也沒有一點不同；；但長出的果子却有苦的和甜的。

也許你會說：同一的父母生養下來的兒女也有不同：有聰敏，有愚鈍；有美麗，有猙醜；有善良，有刁奸……

但我並非想向你來說明和證明這些事情，我想向你說另外的事。

一日，我偶然在書本上訪問了李廣田先生，他以溪流似的輕輕靜靜的話語告訴我，說：

「我有着老年人的憂慮，而少年人的悲哀還跟隨着我，雖然我一點也不知道：兩顆不同

滋味的果子爲什末會同結在一棵中年的樹上。」

這幾話引起我非常的喜愛，而且非常的親切；因此也就令我發生深思。我眞想握住他的手說：「親愛的李廣田先生，你給了我思索的機會了。」於是我掩合了書——我暫時辭別了李廣田先生。我囘到思想的路上，作一次悄靜的散步。

我想：一棵中年的樹，兩顆不同滋味的果子……

我想：這是一棵生命樹，一棵開眞實的花，結眞實的果的生命樹。

我又想：那些小資產階級……

想得太多了，我便問自己道：「什麼是人性的單純呢？」

於是我想這樣說：一棵生命樹，長一顆苦果，長一顆甜果，這是無妨的；只不要長出有毒的惡果。

一棵生命樹，長了苦果又長了甜果，這是一種生命的眞實。因爲這些不同的果子都是眞正地屬於一棵樹的。

有一天，也許在生命的樹上，甜的果戰勝了苦的果，——滿樹的果子都是甜蜜的，芬芳的，有好的光澤的……

珍珠與蚌

一顆珍珠！

它原來就是一粒砂，——你是知道的。一粒砂，只不過由于一個偶然的機緣，它撞入蚌殼裏；它不知道自己的稜角，自己的堅硬，可是却給蚌帶來了痛苦，——你可以想像：一片灰屑飛進你的眼睛，你會有着一種如何的感覺。——於是蚌要擠出它，或者消滅它；然而它沒有被擠出，也不會消滅，它釘住在蚌殼裏面，永遠給蚌以痛苦。于是在無可奈何之中，蚌以它的脣，以它的肌肉，磨它，舐它，捲動拭擦它，而且也以涎沫洗它，浸它，潤滑它。大海的時間在浪濤的呼嘯中過去……。悠長的時間過去了，砂沒有離開蚌，却改變了：它變成圓潤，光滑，堅硬，半透明，泛着淡淡的暗光，一種永恆不變的光澤。

哦，一顆珍珠完成了。

一顆珍珠嗎？不，它本質上是一粒砂；但它却已成爲一顆不變色澤的珍珠了！

是永恆的光澤，不變的光澤；但它却一樣保有它自己的砂的土色，只不過它會閃柔和美麗的光，閃樸素而眞實的光。

但它已有永久的價值了！

請你記取：從一粒砂到一顆珍珠的過程。

可是你也會這樣想着吧：砂，它並不是立意要變成一顆珍珠，所以它才向蚌的懷裏投入，把生命的光輝求助于蚌；它在投入蚌壳之前和之後都沒有想到，然而却于無意中給了它以成爲珍珠的機緣了。

你也會這樣想着吧：蚌，它並非有心要製它一顆珍珠，它根本沒有發現自己驚人的天才；也並非願意和痛苦作伴，它堅執的生命却一心想排除痛苦，排除給它以不安的刺激的砂粒；然而在鬬爭的過程中，它却連自己也難以置信：一顆世間罕異的珍珠已由它完成了！

採珠的人將珠取去，將蚌壳擱棄在海灘上；蚌雖死，衷心却是得到安慰了。

然而你會知道：世界上，砂多，珍珠是很少的；淺海中，許多蚌都因時間給它的衰老而腐爛了肉；而完成珍珠的蚌却是不多的。

於是我想起你來了。

我說：讓你的生命的唇堅執地舐咀着痛苦，你來完成珍珠一樣的人生，珠珍一樣的永恆的光澤。

……我說了珍珠和蚌，但我希望你接着就能想到：人，時代，和生命的眞實。

一九四五年九月。

時間

有時你覺得孤獨，覺得寂寞，只有時間成爲你惟一的伴侶。

而生命的鐘，却一樣移轉時針，滴答，滴答；你遂發現你額間的皺痕和髮間的銀絲了。

這是可怕的，時間給了你揶揄，你在時間面前低頭了。

時間是什麼？——是你的朋友和仇敵。

它永遠是你生命的伴侶；你如不爭取它的愛，那麼它就指引你走向永恆的休息。

你忘記了它，它却永不忘記你。

寂靜的夜裏，露水無聲地滴在草葉上；無風的近午，盛開的花朵，悄悄萎落它的花瓣；藍的天空，一顆星，斜斜傾傾地跌墮向無邊的遠方；向晚的深谷，霧霧如毛雨，紛紛飄降；朱門上的油漆，一片一片，在無人注意的歲月裏，都悄悄剝落了……。這是時間無聲的脚步，它過去，脚尖觸動了它們。

而且時間的脚步過去，壁上的糊紙，由淨白變成黯黃了。時間的脚步過去，少年人老了，老年人少了，而荒郊上的墓塚，多了……

但你如若有勇氣，就該跨上時間的翅翼，駕馭它，以工作的鞭子揮打，於是你便能向理想的天門飛馳了；你控制了時間，時間在你面前屈服了；你以工作超越了時間，時間便以愛來報答你了。時間拯助了你，完成你生命的偉大行程。於是時間就是你的摯友。

因爲工作是一根神奇的魔杖，它能降服時間；你增長了智慧，因爲工作使你獲得時間的愛寵。這樣，你生命的車輛是滿載輝煌，雖然它終於駛進永恆休息的站門，但你是寫下人生最美的詩了。

假若你怯懦，假若你怠惰，那麼你就會成爲時間脚邊的陰影；時間是你的仇敵，嘲笑你，而又送給你無聲的死亡。

因爲你自己離棄它，辜負它，不以眞誠的愛擁抱它；你自己造成了生命的悲劇。

（如此你可以認識了時間的兩副眞實的面目。）

但我不希望你在臨終的時候，如此怨嗟呻吟着說：

「唉唉，時間給我作了最後的審判，而且它殘酷地殺害我了……。」

柱

築成一座大廈的每一塊磚石，都是平凡的。

支撐一座大廈的每一根柱子，也是平凡的。

眞實的平凡，它却保有至上的美德。

一切的平凡構成美麗，構成長生的寶塔，莊嚴的殿堂，人類的伊甸園。

假如你願意，請你去詢問尼采先生。

他會這樣告訴你的：

「……你應該追求柱石之美德：石柱只見美麗，只見溫柔，但內中只見堅剛，只見能勝負荷，倘其上昇愈高。」

那末讓我來引領你到一座大廈——

大廈：堂皇，富麗，高闊，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你會發現：一根根柱子支持着重

量，像大樹的樹幹，支持着一團濃蔭。然而它的美德只使它以堅剛來負荷沉重。柱子只有沉默，不表顯自己，不炫耀自己，它的慾求只有一個：自己甘於一切的負荷，把所有的榮耀獻給幾個大廈，引人崇敬。它平凡，甘於平凡，自己不虛妄，保有靈魂的美德。

柱子，它有大懷抱者的風度。

一旦發生大風暴雨，風和雨，向大廈壓落，向大廈鞭擊。但柱子，一樣以堅剛負荷沉重，矗然直立。柱子的腰肢是永遠不會佝僂的。

只要柱子不倒，大廈永不塌傾。

一切沉默，都說明了眞理，都證明了自己意志的堅剛。

有大善，才有大勇。柱的美德，表現在重負着的沉默裏。

你若作如是的了解，你就相信尼采先生的話了。

但我欲向你說明的是生命的意志，與偉大靈魂的平凡姿態和沉默。

風

一日，蘇魯支看見一個少年，坐在樹上坐着。於是他說：

「倘若我要用我的手搖動這樹，便不可能。但我們所不能見的風，可以隨意搖撼它，屈曲它，任意到那一方面。我們最壞的是被不可見的手所搖撼，屈曲。」

×

不可見的手，風啊，把大樹搖撼着，把大樹吹折了，把大樹連根拔起，摔倒在地上，毀壞了。

人，不正像樹木嗎？

不可見的手在不斷地搖撼樹木，樹木被屈服在不可見的手中了。

對於人，感情不正是一隻不可見的手嗎？

呵，感情的風，吹着樹木，震撼，屈曲，甚至摧折，毀壞了……

×

可怕的暴風從天外捲來。

那不可見的手呵，伸過來，搖撼着樹了；而且那麼猙獰，那麼狠惡，樹被捲在可怕的狂亂裏，哭喊，叫嘯，瘋了一樣地失去主宰。

但是，只要樹木植根在深深的泥土裏，即使是高山巔上的一棵孤木，也一樣能承受得起這天外旋捲而來的風暴。搖撼的手會疲倦，瘋狂的風會停息；正如同被冲蕩的水的混濁，會漸漸地澄明；和平使空氣寧靜下來，天空展開一片遠闊的藍色，有太陽的光靜靜地撫摸着大樹。

一陣狂亂之後，大樹一樣地剛堅直立，靜與愛，大樹保有着自己莊嚴的靈魂。

×

感情的風從靈魂的深谷吹起。

假如不是狂亂的颶風，風靜靜地吹，風有它一致的方向，風吹在樹木上，樹木，和風奏着甜柔的歌……

即使感情的風驟地瘋狂捲起，要吹折你這樹木；但你生根在深土，莖大，榦粗；風乃無

可奈何地過去。有愛在，樹木一樣地開花。

感情的風呵，不可見的巨手！人呵，植根於深土的樹木。

有時候，風也柔和，風遂和樹木遊戲；風還爲樹木，吹送一曲發自靈魂的柔美的歌……

一九四五，九月。

夜野

我請你們到夜的田野中去。

你們將看見了：在夜的溫柔的空氣裏，有螢蟲閃着綠光穿飛，有金鈴子彈奏着好聽的歌曲。它們都將夜的田野點綴得神祕又美麗。

這時候，你們有否這樣地在想：螢蟲，爲什麼不唱歌？而金鈴子，爲什麼不閃一點光芒？

假如照你們這樣的想法，我說，螢蟲和金鈴子便將會忘記了自己的能力和天才了。

螢蟲想：「金鈴子多麼好啊，它能够把樂器彈奏得這樣美，這歌聲是多麼的悅耳！而我却不能，我在它面前簡直顯得太可憐了。」

金鈴子也想：「我多麼低能，我竟不會像螢蟲那樣閃着光亮。」

這樣，螢蟲和金鈴子也許會在這種多餘的想慕和自慚之中，由于過分的沮喪，使自己的

才能都無法儘好地表出來：螢虫沒有使自己的尾光閃得更亮，甚至忘記閃灼了；金鈴子沒有使自己的音樂彈奏得更美，甚至不想再彈了。這樣，夜的田野便顯得寂寞荒涼。

而幽美的夜野，却就是由于螢虫的閃光，和金鈴子的奏樂所綴飾而成的。

你說，你能叫莩蔓結瓜，而叫瓜藤結莩嗎？

能够眞實地貢獻自己的能力，就是至善。

泥土自己不能生長綠葉，不能開放花朵，於是它就貢獻了自己的能力——水和養分，教花草的葉綠得更綠，花開得更美。草和泥土都貢獻了自己的能力，才使大地鮮麗。

木匠把門窗做好，石匠鑿着礎石，泥水匠把磚牆砌成了……，於是便出現了一幢很好很好的屋子。

一切才能的忠實的貢獻，使世界變得美麗了。

因爲一艘船之所以能航過大海而到達彼岸，不單是能出了大力，也不單是檣掛起了風蓬。由于共同的努力，船才能航行得好，航行得快，而且安穩地到達一個旣定的目的地。

我請你們到夜的田野中去，你們將得到啓示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龍泉。

種子

收穫的季節，你將看見遍野的草木都纍結着種子。

所有的種子，都用不同的方法來保護自己：用生芒的刺，用硬的堅壳，用盒子一樣的蓋，用不沾水的絨毛，用韌的皮，用鱗片……。它們保護自己，只有一個目的：能投入冬天的冰雪的眠床，期待春風的呼喚，欣欣向榮的生長；但他們也準備了犧牲。

所有的種子，都用不同的方法來向廣大的地面傳播自己：用薄膜的翼片，用倒鉤，用甜的瓜瓤，用纓絲樣的柔毛，用彈力，用粘性……。它們撒播自己向各處的遠方，也只有一個目的：在冬天休息，到來春繁殖生長；，但他們也一樣準備犧牲。

它們有着强烈的生的意志，所以才有準備犧牲的精神。

不當張，它們期待着自己的成熟，期待着自己的被攜帶傳播的機會。

——你曾看見一顆顆靜謐地睡在莢子裏的豆嗎？正像育嬰堂裏一批排列整齊的床舖上，

一個一個睡着的可愛的嬰兒。

它們這樣多，這樣多得叫人數不清。但在這許多種子裏面，它們是決心犧牲一部份的。

它們知道：人要吃它，鳥要啄它，獸要踐踏它，雨水要浸爛它，炎陽要燒乾它，青蟲要嚙噬它，在它未成熟的時候，頑童要採摘它。

它們知道：也許落在岩石上，它們會因飢渴而死；也許落在水中，漂失在大江深海；也許落在沒有太陽的地方，它們要窒息着呼吸死去……

所以，它有這樣多，這樣多的種子。它是準備着遭遇不幸的犧牲的。

然而生的頑强的意志，使它們有堅定的信念了。

你想：只要有一粒種子留下，而且落地了，生長了，那麼在明春開花之後，它將帶來千粒，萬粒，無數粒種子，大地又遍是它們的脚跡了。

說到了種子，你是否有這樣的感覺呢？——你彷彿聽到了，一個年青的有抱負的囚徒，他在臨刑的時候，鏗定地說着自己堅信的話：

「我是一粒種子；我雖不能發芽了，但還有別的種子在，只要有一粒種子落地，就將出現千粒種子；以後的世界，便屬於我們的了！」

駱駝

你可也知過「沙漠之舟」這句話嗎？這個詩一樣的稱譽，惟有駱駝纔能光榮地享有的。

這是不難想像的：那一片茫茫的沙原，就如同一片濁浪滔天的海洋，即使你高立沙丘，你可能够覓到一個極限的邊緣嗎？在沙漠上，那可眞算得是一種寂寞的旅行，你無法在夜晚發現一粒顫動的燈火，你會因見到一星綠色的苔蘚而歡喜得落淚，而且你也不會找到一座坵屋，一堆青山，或者聽得一聲人語；那沙漠，猶如地球上一塊死了的瘡癤，留着無光澤的瘢疤。祇有裂膚斷指的熱風，狂颺起一陣砂土，作着可怕的呼嘯；祇有沒遮攔的烈陽，如同火一般烤焚……

假如你對沙漠是作如此想的，那就算是你的想像完全正確了。你若在這樣的地方作一次長途旅行，難道還不會感到生命的孤單，不會感到生活的困疲嗎？

幸好有駱駝，別怕，這沙漠之舟馱載你了，它會教你將困難和災厄迴避開去，教你將恐

怖和寂寞解除去了，也教你有了渡過沙海就是綠洲的堅定的信念。

沙漠沒有春天，因爲水和草根本就不會爲人發現；這眞的是一個恐怖的地方，生命在它面前，該顯得如何渺小易毀啊！

但那些不能馴化的牲畜，那些沙漠之舟，却一樣很好地生活着；而且舉步如飛，在沙海之上無阻難地航行——它終於發現水泉和青草了，水泉和青草使它發出了如吼的歡呼……

我說人間亦一如沙漠，也恐怖，也荒涼，也寂寞，那是生命冒險旅行的地方。

我們旅行在人間的沙漠上了。

可是我要問你：在人間的沙漠上，你可願意很快地無聲毀滅？你可願意給如焚的風將你燒斃？你可願意讓颺走的砂土將你埋葬？你可願意在你未發現水和綠草之前，便雙目瞑合，悲哀地失去了一切？

要不，你就得像一隻駱駝，像那個「沙漠之舟」。

那麼就應該讓你也有能保熱拒熱的光彩的柔毛，使它能保護你的身體；也讓你有許多小袋一樣的水囊，事先就貯藏多量的水分，在千里之內毫無綠草水泉的地方，也可以吐出來解渴；再讓你也生長肉峯，把大量的脂肪和養分好好貯存，待你到得無法獲取食物的時候，你

可把它拿出來應用，使你一樣有着生命的活力，不會因餓致死，仍能繼續工作；而且讓你的鼻子和眼睛也受一番磨煉，即使在飛砂走石之下，你仍能一樣呼吸，一樣把雙眼望向寬闊的遠方……。於是在人間的沙漠上，你便是「沙漠之舟」了；日行百里，你就不難覓得水草碧連天涯的綠洲了。你再不必冒險，你是生命路上幸福的旅客。

一九四五年九月。

土地

你萬物的母親！

你沒有偏私的母親，你有海一樣闊大的愛的母親，你毫不慳吝的慷慨的母親，你能承受一切，而使一切都變成優美的慈柔的母親！

呵，土地！

風吹落種子，把它交給你，你都給了它們以生命，給了它們以綠的顏色；茁芽，生葉，長枝，還搖出無數各色的花朵。你把它們都擁在自己的懷裏。你給大樹的奶汁，並不比給野生的小草的香甜。

蚯蚓和蝼蛄，蟯螂和蜥蜴，你都給它們以溫暖的居室。

你爲了不致使人們飢饉，你把自己所有最寶貴的血和奶汁捧獻給稻，麥和高粱。秋收時節，刈割着的鎌刀哼着歌，你養大的孩子給人們挑負而去了；你沒有一點怨嗟，像一個產婦

似的，你的臉色蒼白，朝着青空靜靜地擬擬着躺在一邊。彷彿你已經獲得安慰，你的仁愛已使穀物充實；彷彿你的勞作，已塡滿了生命的空虛。

而且愈發掘你心靈的底層，愈能發現你愛的寶藏。在一次使宇宙變色的大地震裏，你擁抱那些千年的古木，注入你的愛的精魂，遂使它變成人間的火源。——而且在你心的低層，人們會發現黃金，以及其他一切的珍寶。彷彿你的愛心，是和萬物永遠連繫在一起。

在冰雪之下，你總懷想春日；在霧中，你總戀念陽光；在最荒遠的地方，你也總不忘記給它點綴一些翠綠的生命……

所有一切塵埃，糞穢，垃圾，和那些無用的最髒最臭的東西，你都把它收受起來；而且一經你的柔懷的撫抱，它都變成最好的甘香的東西，你於是再把它拿來獻給那些把根鬚貼近你的心胸的植物，使它們能夠獲得太好的供養。

你是一個生命的施與者，是一個不計較報酬的偉大的母親。

而且，你是一只永生的杯，祇要把唇沾着你啜飲的，那麼一切萬物便都獲得了美麗的生命。

啊！土地，你萬物的母親！

蜜蜂

說是自已將如一隻蜜蜂了，這是最近才有的事。對於這個發現，在我是頗爲感到悲哀荒涼的。

想像霜風雪雨時節，冬天到來了，天氣凜寒，紅花綠葉都要萎棄在雪泥之中；蜜蜂是縮頸着了，不能飛出蜂房採蜜的，更無法興趣盎然，嗡嗡地唱着歌曲，工作着而又熱情歡愉。於是祇能悄悄躲避在蜂房之中，瑟瑟索索，無可奈何地啖一點自已過去釀造的蜜漿，過完這一個寂寞的冬季。蜂房裏的日子，完全是一個沒有色顏的，寒冷而又陰黯的日子，這冬季的日子又是如此漫長，連對花草的記憶都給太長的日脚磨褪了。但世界終究在變化，時序也一樣在更遞，破雪草要發綠芽，冰雪要融化，太陽也要暖和起來的。於是春天到來，芳草連天碧，紅花滿野開，大地又熱鬧轟動了……

但我却想到了這隻悲哀的蜜蜂。

這隻蜜蜂探出頭來張望，看看世界是變得如此美好，一片錦繡的春色，眞不禁要歡呼雀躍呢。雖然私心是歡喜的，但當它鼓動着雙翅的時候，却發現這一對薄膜已硬化衰竭，再也無力飛動了；即使算是飛出陰黯的蜂房吧，但總也感到眼眩頭暈，而且那些舊時的花路，都已模糊忘廢了。

對於這樣的一隻蜜蜂，我是爲它悲哀的；而近來，我却又偏偏把這樣的蜜蜂來比擬作自己。

因爲我一向生活在陰黯的日子裏。

我坐在窗邊，默想，又默想……

恰巧這時候，一隻蜜蜂打從我的窗前經過，而且還嗡嗡地唱着歌；雖然現在園子裏沒有一朵花。但它會覓向更遠的花路，爲了未來的冬天也得採釀一些蜜汁的。

一九四五年秋天。龍泉城郊。

靜

我不知道自己怎樣會走入這一座林子的，我只覺得在朦朧之中，自己的脚步被牽引着行走。

林子裏有許多樹，每一棵樹都分泌出奶色的樹脂，發散着一股芬芳的氣息，奶色的樹脂都凝凍成一支一支淨白的蠟燭了，而且一支一支蠟燭都點燃起來，放置在每一棵樹的綠葉叢中，於是林間便流耀着一片明潔的月色。

我看見一隻大蝴蝶，平勻地展開美麗的粉翅，歇在一朵剛剛含苞的花朵上。它把絲絲一樣的吸管伸直了，輕輕地去探取花朵的蕊尖；這一觸動却使睡着的花朵驚覺醒來，她看見蝴蝶便嫣微笑了，一葉一葉的花瓣逐慢慢開放……

我躺下來了，頭枕着大樹的粗根；我清楚聽到樹根根鬚在泥土中吮吸水分的聲音，如同嬌稚的嬰兒在母懷裏啜奶一樣；旁邊的那些小草，它們的呼吸是那麼溫馨，那麼細柔，又那

麼勻韻；它們好像在踮着脚尖一樣，一分一寸地向上伸長。我還聽到坭層下的蚯蚓，在它的暗濕的窖洞裏翻轉着身體，還不時發出一聲微微的太息。

雲片飛到這裏，便停駐住了，儘是無聲地朝下面癡望；彷彿它流浪得厭倦了，到這裏想找尋一個暫時駐足的旅店。而半空裏，不見飛鳥，却有一片片鳥羽斜斜地飄墮下來。

我仍然安閒地仰臥着，我眞不想起來；因爲在這樣的時節，我便聽到我自己的靈魂的歌聲了，那是一曲不易爲我自己仔細聽到的美好的歌啊。

當我剛一轉頭巡視，我却發現奇蹟了：我看見許多可愛的嬰孩，已早我先在林中睡眠了；也許他們因爲遊戲得疲倦，於是一個一個都休息下來。他們睡在淺綠的草茵上，睡在小傘一樣的地蕈上，而且甚至睡在那些枝椏間的蜘蛛網上。他們眞可愛極了，他們那種安祥的睡態，教我想起有好月亮的夜晚，那無波的小小綠水湖中一朵朵素潔的睡蓮。

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生翅翼的天使了，她無聲地姍姍而來——她的出現，正如夜天明星的出現一樣，不會使我們立刻感覺到的。她微笑着，向每個睡眠中的嬰孩親吻，把紅蘋果才有的顏色敷在嬰孩們的雙頰上，而且都一一向他們噓一口氣，睡着的嬰孩的唇邊遂漾開一圈聖潔的笑紋了。於是她再向那些花朵，小草和綠葉，把自己鬢髮間的珍珠取下了，一顆一顆綴

在花、草和綠葉上。隨後她再把嘴唇圓圓地尖起，長長地吹出呵氣，於是有輕紗一樣的東西飄浮着，慢慢地向下面垂降，使葉叢中那些樹脂做成的蠟燭，光燄淡淡地渾暈起來。

我眞不敢驚動這位美麗的天使，因爲我發覺她和平的微笑正已潤澤了我的心靈；然而她却先以驚奇的眼光發現了我了——難道她以爲在這林中，只能讓無邪的嬰孩休息的嗎？——於是她向我走近來了。

她來了，並不言語，却一樣慈善地微笑。她把一片淡黃的霜葉飾在我的髮上，再把一片羽毛插在我的胸口；她點頭示意，要引我飛向另外一個地方；我跟她到更遠更高的國土了——這國土叫做「睡眠」，而統治這國土的却是一位美麗的女王，她的名字叫做「夢」。

正當我想以讚美和感激來答謝她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了四週沸騰着的喧嘈的人聲……

九，二十六日。山邊。

第二輯

大愛者的祝福

雪已經融化，太陽已經出來，葉麗雅，天色不會再陰黯無光。出來走走，葉麗雅，把你的臉朝向陽光，把你的心朝向陽光，像那些初春的花木一樣，把你的喜悅淌向陽光。

不要說你在追尋愛，而說，愛在追尋你；葉麗雅，愛在晚冬的青空閃耀；愛在一片廣袤的晴野閃耀；愛在草葉的細尖上閃耀；眞的，葉麗雅，愛在你追奔的路上，在你追奔的周圍煥發着光采——有金色的光流與光渦；珍珠的滴粒，也發光，像你的一片純情的心，有着海一樣陽光的煥發。

你曾在夜間的冥黑裏等待，葉麗雅，你的愛在使墨般的夜生光——這是月的光，照在平靜的湖面的銀采；淨的白光，使我驚覺，使夜的護神羞愧。葉麗雅，你曾在黑夜等待，這是愛，愛將爲你而忠誠，有明天的陽光，倚臨你的窗口，唱溫甜的歌，柔曼的歌，唱用光譜成曲調的美好的歌。

出來走走，葉麗雅，不要帶一點焦躁，不要懷一絲痛苦；出來走走，葉麗雅，路是多的，路是長的，但是你有愛在，路在你面前縮短了距離；出來走走，葉麗雅，冬日融雪是最冷的氣候，雪也剛剛開始融化，葉麗雅，你有愛在，會使雪融得更快，會讓長春籐懸在大樹身上，露出它企望的臉，會讓那些長時戴着白色睡帽的山，失去所有的睡意……。葉麗雅，出來走走呀，而且冬天的日子是短暫的，融雪的日子，正是一個莊嚴肅穆的宣示，一張大自然無字的佈告；是一個歡悅，一個希望，一個迎迓……

×

上帝並沒有把不幸落在你一個人身上，葉麗雅，你應該說：不是上帝；但有大的不幸，落在世界人羣的身上。

這正像冬雪，需要陽光照拂，需要融化。

葉麗雅，你有愛在，你的愛就是對人羣作幸福的期許。你不拭下眼淚，彈向別人的臉上；葉麗雅，你的心是大的，你的心像海，你把眼淚連同痛苦，讓自己一個人悄默地吞嚥；淚吞入你的心裏，你的心海，有波有瀾，浪的推擊，使你孕育了勇氣；你走出那個私心寂寞的圈落，你跨前了一步，你發了光，你有了熱；你行走在人伙之中，你成爲戰隊裏一個細胞，

一個環節……。葉麗雅，你有愛在，有大愛便忠誠追跟你！

你說，不幸落在人衆的身上，但是葉麗雅，你的愛，已向不幸的人衆作了遠大的幸福的期許。

×

這裏有我整個靈魂的熱情，拿去它，葉麗雅；不吝惜自己熱情的人才有愛，能够取得別人的熱情的人才有愛。

生活的活躍，上帝已全部付給你，葉麗雅，別猶豫，只應誠意地接受，生命的接受，是人類的光耀，別忽視了這神聖的盛情，葉麗雅，生命的活躍從你靈魂的窗口走進，你不接受，將使愛喪生，使生命枯萎，使人類少一分光，添一分黑。

而且請接受我的祝福，葉麗雅，你拿去我整個靈魂的熱情和祝福，這將使你知道一朵花的美俊，一個靈魂的善良，以及人性的淨潔……

因爲你有愛在，葉麗雅，我才不厭煩自己的歌唱，不厭煩對你的祝福，不厭煩勸你出來走走，像洒落喜悅一樣，請你向人衆洒下大愛……

一九四七、一、十七日。夜。

花束

二月的日子，美好的日子。

棐麗雅到野郊去，春野在召喚着棐麗雅。

有雲雀珠玉的喚鳴，從藍空一串串墜下；有碧綠的葉叢和愛地相擦，讓風來牽引它們的感情；有從刻谷裏跑出來的流泉，浮一葦草，漂一片葉，帶起它們旅行；有露珠的晶瑩，挑一縷初陽散佈的霞彩，宣示萬物的歡愉；有牧女遙遙的歌，隨大地的氣息一齊漾蕩……

棐麗雅走着。風吹她的頭髮。

「從陰濕裏出來，讓我去接近生命。」

棐麗雅走在野路上，野路上有棐麗雅淡淡斜斜的影子。

花開得好，蝴蝶飛得高興，蜜蜂沒有倦怠，螞蟻祇知道工作。自然充滿諧和，像音樂家配奏的愉樂的曲子。

「海啊，大自然無涯無際無底的海啊！」葉麗雅閉着半隻眼睛，悄悄讚美說：「在這海裏，今天我要汲取一些智慧的水滴，汲取一些予我以深思的啓示。」

葉麗雅走着，影子緩緩移動……

×

在一棵果樹旁邊，葉麗雅站着。她用手摩撫龜裂的樹身，如用思索的雙眼注視翠茂的叢葉。她說：「久遠的年代，使你衰老，一如那些落齒起皺的老人。」

樹揚動細枝，擦響葉片，發着細絮的聲音，似乎在說：「不，生命的衰竭屬於那些枯死的林木；我一樣年青，一樣寄託生命以遠大的希望；我以每一片青葉行使呼吸，捕捉甚至一絲一縷的陽光，從不使其漏失；我按照時序嚴肅地生活；春天開花，秋季結實；雖然冬日我將落葉繽紛，但我並未因而死亡；在我纍結的果實裏，寄託了整個生命的擴大的重望……」

葉麗雅再一次摩撫果樹的樹身，懷抱無限敬意；她又走向一叢馬鞭草，她向點着頭的馬鞭草說：「你不安靜的草，你常和風嬉戲的草；你在冬天休息，在春天戀愛。」

馬鞭草前後俯仰，如孩子一樣親柔。似乎在說：「女郎，在大自然中我佔着一個地位，佔着一寸土；一寸土飼育着我的生命；爲了珍愛，爲了生命眞實的奉獻，我以喜悅開成花，

我以希望結成種實；不使生命浪費，不使大地虛空，我撒下無數種子，在明春，還給自然以無比的絢麗……」

×

風吹頭髮，葉麗雅在野路上走。

在大然中遊走，葉麗雅，像有一個豐滿的生命的旅程。她左右顧盼，前後停足，好像她在忙碌地接受豐盛的贈予，而且大地的智慧，好像俯拾皆是。

陽光滿溢，一如毫無憂慮的人的思想；充沛的光華，隨處流瀉……

葉麗雅說：「美好的日子，啊，美好的散步！雖然我不是爲着花束而去採擷，而我今天採來的，却是一個純然以生命綴飾的花束；這花束串穿起雲雀的啼鳴，綠葉的和愛，風的感情，流泉的活躍，露粒的歡愉，牧女的歌，大地的氣息……。生命的花束是如此美好，如此質樸；我將把這花束獻給自己，獻給那些詛咒生命，誤解生命，以及讓生命枯死的人們，教他們因而獲得良知……」

葉麗雅的脚步是堅實的。生命的花束使她的心發光，照着她，還有照着別的人們……

一九四七、一、二十三日。

窄門

早晨的陽光是溫靜的，如同發光的濛霧一樣，無聲地透過沾着露粒的枝條，汎流進葉麗雅小小的房間。

窗開着，像在深深呼吸，吞入這一大片泛金的柔光。葉麗雅坐在窗邊，她的頭髮在晨風裏起着黑色的漪漣。一册書掩擱在她的膝上；好像她剛剛接受書的熱情的默語，她在沉思，準備明智的答覆……

淡金的日光兒逐於牆壁，落下一些折角的陰影；日光移動，陰影也移動，像做着愉快的遊戲——時間在追趕的無聲的遊戲。

遠處有鳥啼，帶着虛空和落寞，似乎無人傾聽。

×

蘇菲亞。柏洛夫斯卡基的畫像掛在壁上。她的一雙大眼睛，有着强烈的追求的光，嚴肅

的唇片閉合着，顯示了她堅毅的性格，微縐的頭髮，平直的鼻樑——一個俄羅斯的赤誠少女的姿影。

葉麗雅把平靜的頭額抬起，手掌扶着書頁。她的長睫毛掩遮下的眼睛，注視着蘇非亞的畫像——畫像如淺溪的彩石，浸在陽光裏，濯濯微動……

葉麗雅看見蘇非亞的臉上沒有一絲笑紋，一如正午的太陽的肅穆……而且她看見蘇非亞挺着無畏的胸脯，直着倔强的頸背，站在一片陰黯淒冷的窄門前。窄門隔着高高的門檻，從深處透出一股陰森的寒氣。而且從門裏，有可怕的聲音向她發問：

「你來這裏做什麼？這窄門裏有的只是凍餒，輕蔑，侮辱，殘害，以至於死亡！」

「我知道，但我要進去！」蘇非亞如此回答。

「這是殘酷的犧牲。爲了固執的信仰，你將會拋擲了寶貴的青春。」

「我知道，但我要進去！」蘇非亞咬一下唇皮，堅定地說。

「那麼，你進來吧。」

蘇非亞便這樣直着頸背，挺着胸脯走進了窄門……

葉麗雅激動地看着壁上的畫像：蘇非亞的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正凝視着她。葉麗雅不禁

脫口而出，但壓住心頭的浮躁：「呵，一個聖者！」

×

窗外樹枝在輕輕搖動，抖亂一地花影。一隻藍羽雀飄然飛來，在枝椏間用嘴喙整理尾毛。陽光如酒，浸淹住三月的春靜。

葉麗雅掠一下鬢邊的絲髮，皺一下眉梢。她像從一個深沉的夢裏回來，夢中的道路，正如窗外的陽光：一片清新和躍動。

她拿起掩擱在膝上的書冊，翻開屠格涅夫先生的那篇「門檻」。她莊嚴地站起，翕動唇片，默唸着書頁上的詩句：

「我看見一所大廈。正面一道窄門大開着……高高的門檻外面站着一個女郎……一個俄羅斯女郎……」

葉麗雅走了兩步，停住了，又把視綫移向蘇菲亞畫像上。這一次，她看見蘇菲亞走進窄門後的背影，這背影顯得崇高，英勇，巍偉，像一幅前進中的旗幟。窄門深處，正通達廣闊的地方，那裏紅日初昇，騰起一片人衆的歡呼……

葉麗雅站着如同一座雕像，太陽映着她的前額發光。

囚苗

飄雪的夜晚，在葉麗雅小小的房子的窗外，飛來一匹夜鶯在高聲啼唱。這一匹夜鶯唱得很久，唱得很興奮很柔美，使得她久久不能入睡；她想：「這樣風寒的夜，朔風和冰雪竟不能使它的簧舌僵凍；啊，眞是一匹勇敢的鳥兒！」第二天起來，她拉開窗帘；雪霽了，有初陽金色的光，映得雪地一片銀彩。於是雪融化了，冰解凍了，簪着銀花的霜地，冒出水汽了，泥土黑油油的，簡直可以抓起來放在嘴裏嚼，像酥糖一樣香軟了……。就在這一天夜裏，那一匹唱歌的夜鶯把春天召喚來了。

葉麗雅高興着將窗子打開來，她幾乎像呼喊似地說：「那麼讓冬季留下在我房裏的陰寒和悽悒，都溜出窗外給風吹失吧；讓我的房子如同一只生命的杯盞滿醇美的春陽的酒漿！」她傾吐出自己的喜悅，一如雪霽的早晨太陽傾吐出光芒……

×

好的春天，樹都發芽，草都變綠。

在靠窗犄角處，葉麗雅於偶然中發現地板隙縫間，有一根乳白的，一寸多長的幼苗，悄悄從陰溼處伸引出來。她懷着驚詫蹲在地上，注視它，又用指尖觸動它。細脆的白苗生着茸毛，微微顫搖，像經不起一點推擊，它就要折斷死亡。

葉麗雅想：「不知道是那一匹在落頭築窠的麻雀，它無意間銜來一莖結穗的衰草，飛經窗沿時掉落這一粒種子；也不知道是去年那一陣捲落黃葉的秋風，在帶着種子吹播的時候，竟不意中飄一粒種子在我房裏……只是一個偶然的機遇，這草苗便受了命運的安排：它無緣生長在廣闊的野地，而却被囚羈在小室裏。然而當它還是一粒種子時，它如同那些蓋在雪下的種子一樣，一定有着美好的夢想；但待得春天來到，它從沉悶的冬眠中醒來，掙破皮殼，伸出芽苗，一看，却完全使它失望：它被擯棄在黯黑的地板下了；這是一個多麼悲哀的發現，一個多麼不幸的遭際！然而這草苗，却有不死的信念，却有熱情的企望，它終於迂迴曲折，尋找到一條罅縫，掙扎着出來——雖然它如此蒼白，如此失去健康的綠色，但它始終信託於自己，信賴冬天裏自己私心熱情的夢想；於是它獲取了生命的陽光……」

葉麗雅想到這裏，感情的沸激使她又伸手摸了下這根白苗。她想對它作一個出自肺腑的

祝福。

×

這被囚在小室裏的草苗，一寸一寸地生長，萌幾片小葉，茁幾莖細細的綣鬚，全身盈着淡綠的顏色。葉麗雅小心地繫一根細線在窗口，讓這草莖能有攀緣的憑依。

葉麗雅高興着想：「它企盼陽光和蔚藍的天野，我必須給它援助，使它被囚禁的心也得一份安慰。」

草莖便緣着細綫鈎上綣鬚，在春天的風裏一寸一寸伸長……

在葉麗雅的窗外，樹都開花，鳥都歡唱。

×

豐茂的夏天正在開始。葉麗雅靠在窗口，看滿園樹木翠綠，綠得眩眼。

從地隙中生長的草莖，已搖顫着依附在窗前，稀疏的小小的葉片，帶着萎倦的淡綠色，而且在葉腋間，開着不多的三五朵過時的花，沒有彩色的小花。

風吹着葉麗雅的頭髮，她的嘴角漾着淺淺的笑紋。她用手指挾着這條草莖，柔聲的說：「被囚禁的草苗更想望陽光，正像被囚禁的人更祈盼自由一樣。給予它援助，借助它一分力

量，如今就如這囚苗，也能長葉開花了——雖然這花已失去它應開的時節，但這些淡花，也表顯了它對生命的信託，對生命的喜悅。」

風從遠方飄來，草莖顫顫擺揚，帶着希望，帶着熱情，也帶着它那一份朝向窗外藍空伸引的心願……。雖然它的生命僅被繫住在一根細綫上，雖然它的根鬚只是困植在室內陰暗的地板下的淺泥中。

二月七日。夜。

信

夜晚十點鐘以前，葉麗雅的小小的玻璃窗總是亮着的；白花的紗織窗帘，有着半透明的乳色，顯得溫柔朦朧，夢一般的情趣。

黃漆的桌子前，葉麗雅正支頤沉思。

小橙鐘，帶着單調的教訓的聲音，在磁板的秒針圈裏一格一格躍跳着轉走。窗外是陣陣孤寂的碎響，那些暮冬的樹木在寒風裏碰擦著枝條。一隻失眠的夜鳥清越的啼叫——悲哀，顫抖，而且有人性。

葉麗雅的長睫毛是捲垂着的，好像睡着了——然而沒有睡着。她的嘴唇微微翕動，正如魚在深水中呼吸。

寒夜如碧水，清澈而且無聲。葉麗雅的黃漆桌子上，一本書掩合着，一個郵花上鮮明地蓋着黑墨郵戳的白信封，在電燈下映着微光，打斜地擱在書冊上。

×

彷彿有生命的呼喊，從小鐘，從書冊，從信，從窗外的風，從夜鳥，向葉麗雅發出，叫着她的名字：

「葉麗雅，葉麗雅……」

葉麗雅張開眼睛，抬起頭。她彷彿在懸崖頂上鞭跑着馬，有一陣悸惶的怔忡。

小鐘一樣認眞地數響時間，向生命作着嚴酷的鞭打；而且好像在莊肅地審問着每個靈魂，誦讀者在生命的稿頁上所寫下的每行報告的詞句……

風在小聲呼哨，滑過微明的窗玻璃，向遙遠處投遞着深夜的消息。隱約有教堂祈禱的鐘聲，間歇的，神祕的，水波一樣起伏的傳送而來。

「葉麗雅，葉麗雅……」

這親切的叫喚接近着她，圍繞着她，猶如在暮春的花園裏，一隻白蝴蝶在她身邊飛來撲去。

葉麗雅伸手取信，瑟瑟地展開；她用發光的眼瞳去撫摸每個挺秀的字，每個字都在熱情的跳踏：

「葉麗雅……北國的雪很深很厚，然而迎春花已開得一片火黃，滿眼是純金的顏色。人們的心上，早已有着春天來臨的强烈的預感。……葉麗雅，我猜想在你生活着的江南，現在正是晦黯的雨季，太陽久違了，滿野是陰慘的風鞭撻着生靈。……葉麗雅，你是隻羽毛豐滿的鳥，你該飛翔到這裏來啊。你的歌喉會嘹亮，你生命的翱翔，將獲得廣闊的自由……」

葉麗雅的眼瞳捕捉着每個放光的字，而且她的耳朵，也彷彿聽到從每個字裏所發出的親切的呼喚。

×

葉麗雅躺在床上，像一隻倦遊的鳥歇在窠裏。她想甯靜一下，她覺得發熱的腦髓需要片刻的安憩。

時鐘的分針已經畫過好幾個圓周，現在和時針一起壘在I與II之間。窗外很靜，窗裏很靜，好像這如水的寒夜已經完全冰凍。葉麗雅扭黑了電燈，整個房間就如墜入了井底，只有一顆閃爍的星，在戶外胆怯地透一絲微芒到窗帘裏來。

葉麗雅不安地轉側。從小鐘，從書册，從信，從窗外的風……，一樣有生命的呼喊向她發出，叫着她的名字：

「葉麗雅，葉麗雅……」

睡眠似乎被她自己的心跳趕逐了出來，葉麗雅睜着她大而空虛的眼睛；她的眼睛一無所見，渺渺茫茫，昏黑一片……

但在朦朧的感覺裏，那封蓋着北方一個陌生地名的郵戳的信，在興奮地跳躍，跳躍着而變成了一匹白馬；白馬昂着頭，拂着長長的尾巴；葉麗雅有說不出的歡悅，她敏捷地跨上馬背了。這匹壯健的馬，便揚動鬣纓向前疾馳，馬蹄聲得得地震響……

「小黛，等一下，我趕上來了！」

葉麗雅開始說着模糊的夢話……

二月十五日夜一時。

血的花瓣

跳過一道晃動着青毛苔的水溝，我們朝一個並不十分陡峻的坡坂上俯身爬行而上。葉麗雅有點微喘，在我後邊叫着：

「阿依，慢一點，當心那些棘蓼。」

我轉過頭來，看見葉麗雅的兩頰潮紅，像一枚蘋果映在晚霞裏，很美，很潤，充注着青春的血液。她的頭髮在風裏一絲一絲揚拂起來，常常遮住她的半個臉龐。

「葉麗雅，不要停下來。」我回答她說：「讓我們上山巔去，好採一大束花回來。」

於是我就停住脚步等她。葉麗雅鼓足了勇氣，低着頭，默默地趕了上來。

山不高，我們一忽兒就攀上一個平坡了。平坡上滿是野生的雜草，微綠的，倔强而繁密地生長着，夾在這些雜草裏面，有許多血紅的山杜鵑，還有幾朵挺立着的白百合。

葉麗雅一上去就無力地坐下來了，我坐在她的旁邊。

春午的太陽照得有點燠熱，一陣風過來，就好像把我們溶解在溫潤的花香裏，四肢覺得完全失去力量，全身有說不出的一種暈眩的快樂。我於是躺了下來，仰頭看着卷雲舒緩地飄曳。凝望久了，就好像藍天正一大片墜掩在我的面上；我的噓息和呼吸，似乎都能致白雲輕輕漾動。我對葉麗雅說：

「雲就要落下來蓋在我的身上了，葉麗雅，讓我們睡一會兒吧！」

「懶蟲！」葉麗雅嬌嗔地說：「看斑鳩都在嘲笑我們。」

我坐了起來。不錯，不知什麼時候飛來兩隻斑鳩在野楓的葉叢中發出焦渴而固執的啼聲。「那末就上山去吧。」我說。

「阿依，對，上山呀！」她先我站了起來，朝高處跑去了。我跟着跑在她的後邊。

然而這山坡沒有路，只有一條曲折的給夏天的山泉冲瀉成的黃色的凹槽，塡滿了坭砂和碎石。我們就沿着這凹槽上攀登，鬆脆的坭土時時給我們的脚踩落下來，我們的一雙脚便這樣一蹶一滑地上去了。

「阿依！……」葉麗雅突然驚叫着。我抬起頭來一看，只見葉麗雅仆跌在這條凹槽裏，兩手向上，全身貼在黃色的坭砂和碎石上，而且在緩緩地朝上溜滑。」

「糟了！」我也叫出聲來，攀着身旁那些野生的小樹很快地爬上去。我扶住葉麗雅，讓她能够有所憑依地坐起來。她在喘息着，額上有汗，而且沾着一層泥灰。臉上有一塊紅一塊白。——是的，葉麗雅眞的嚇壞了。她用手掠着頭髮，帶着一點羞愧向我微笑。

「血！」我叫着說：「葉麗雅，你出血了！」我沒有空餘的時間讓自己思索，我想不到用自己的手絹去揩紮她的傷口，我慌張惶亂地隨手向草叢中掠來一團杜鵑花，就用那些柔軟的花瓣來揩擦她的傷口——那被尖石子戮破了的流着血的踝踝。我一把又一把地掠着杜鵑花，把這些腥紅的花瓣揉擦在葉麗雅的流血的脚上。

「痛嗎？」我問。

「不，謝謝你！」葉麗雅還是微笑着。她靜靜地：「要上山巔，總得要流一點血啊；只可惜你擦污了那些花！」

「不，」我忙接着說：「你的血使山杜鵑添注了生命的漿液，明年杜鵑花會開得更好更紅，這山野會像火燄一般燃燒。」

「火燄一般燒燃？」葉麗雅側着頭問。還是在帶着羞愧地微笑。

「是的，凡是純情的人類的血都會燃燒。」我說：「勇者和戰士的血敎土地燃燒，敎所

有懦怯的靈魂清醒，教奴隸忘記了哭泣，使他們的心燃燒。」

「而我呢——只不過使花朵燃燒？」

「使花朵燃燒。」我說：「而且使所有的人知道：人類要到達那個山巔，人類要獲得春天，就需要流血，讓血來燃燒……」

葉蹇雅沒有說什麼，她凝望着那些花瓣，那些花瓣是被揉碎了，帶着血，混和着它自己的那些腥紅的花液……

二月二十二日夜。杭州。

第三輯

倦旅

黎納蒙靠在車窗的那邊，我靠在這邊。火車正以它的速力向一方奔馳，輪軸滾轉，發出鈍重的震響。車窗外：天陲的一角有些暗雲，田野和農人，河流和小樹，還有那看來好像傾斜的電桿木，以及孤獨而飛的鴉雀……，這一切都如同大水冲激中的浮稭，朝相反的方向急流而過。——火車像急急地在追趕什麼。

車廂裏是混亂的，囂雜的，而且異常擁擠。乘客們有懶懶的吸烟，有大聲談話，有蜷在座位上打盹，有剝着一顆一顆瓜子……。他們的臉都是呆滯的，凝重的，無生氣的。車上的小販叫嚷着過去，鐵路警察也迂緩地巡走着從這個車廂到那個車廂。……一種單調的疲勞使人失去精神的依托；生命在這裏不是安息，好像完全是被羈縶的困憊。

我們靜坐着，好像被什麼沉重的東西壓着有點癱瘓。

「這些都是生命嗎——連同我們一起？」黎納蒙忽然抬了頭向我問。我正神往於車窗外

流駛而過的野景，頭腦有點迷茫；他突然擲來的話，竟使我一怔，好像一個浪頭打來，無法擋住。半晌，在我清醒的思索了一下以後，才說：

「可不是，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在這裏彷彿完全失去了！」黎納蒙沒有讓我說下去，他接去說了。同時他用他那雙架着克羅米眼鏡的眼睛，巡視一下車廂裏的人；這些人的臉，全是倦怠的，單調的，呆板的。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那些公墓中密密排列着的墓碑。

「這就是生命，」我用手指敲着窗沿，心裏一片灰黯，咬重了字音說：「生命在時間的路上常常麻木，如同無夢的睡眠；但生命雖然有時茫然無感覺，而時間旅程上的各個小站，却已過眼失去。」

黎納蒙重新捲緊了圍在頸項上的毛圍巾，沉重地嘆口氣。轉頭向窗外，車窗外已模糊朦暗，氤氳着濃濁的暮霧。車廳裏不知在什麼時候已亮着濁黃的燈了。

火車仍然像在追趕着什麼，輪軸的引擎急速地推轉。

在車燈濁黃的照耀下，黎納蒙的臉色是蒼白的。他又平靜地說着話，我平靜地聽着。他說：

「你可知道有這樣一個故事：某人要趕赴某地參加一個盛會；在旅途中，他對行將參與的盛會想像得很美好，很瑰麗，懷着一心的喜悅，忘記了行旅上的疲累。然而不幸，當他正預想得很好，描繪得很美，設想得很興奮的時候，火車卻突然嘩啦出軌翻覆了，他就被壓死在車廂裏。他趕不上參加這個盛會，反而得累他的親友從各處趕來爲他料理喪事。」

「這是說明了什麼呢？」

黎納蒙嘆着氣說：「這是人生的悲劇！」

「那末，」我說：「你可又知道這樣的一個故事：某人要想搭車到甲地去，但由於一時的疏忽，他竟乘錯了車子；待得車到終站，他下來了，却發現這不是他的目的地，而是方向相反的乙地。四顧茫茫，人地生疏，連旅店都無法找到；弄得他孤身隻影，躑躅不前了。」

「這又說明了什麼呢？」

「這嗎？」我說：「這也同樣是人生旅程上的悲劇。」

黎納蒙半晌不語。隨後，他對我說：「人生的旅路上有的就是這些太多的悲劇。——而我們，在這寒夜裏，都成爲人生路上的倦旅者了。……」

火車仍舊像在急急追趕着什麼，發出單調的聲響。車窗外是一片茫黑，偶而有一兩粒燈

光，在遠處像星火一樣明滅。車廂裏的嘈雜沉澱下去，像河床上凝聚的污泥一樣。間或有一二人走動，如同幽靈隱現，引不起人的注意。

終於汽笛拉響了，像狼嚎一般，把旅客們困頓與麻木中驚醒過來，接着是一陣騷亂和叫嚷。火車衝進月台，緩緩地停下。

我和黎納蒙下了車。他在前，我在後。黎納蒙一邊走一邊轉過頭來問：

「現在又是什麼呢？」

我沒精打彩地回答說：「現在是我們這些倦旅者暫時停下在人生路軌上的一個小站裏，讓我們碰碰運氣，去向陌生的生活摸索……」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深夜。杭州。

海島

從低矮的屋簷下出來，高空灑下的陽光將我們全身浸淹得非常暖和。我和黎納蒙，想到江灘上散一回步。

晚冬時節，天氣清朗可愛。小街上有從山鄉來的山民，肩着粗布兜袋在拘謹地走路；他們間或向店夥們探問着商品價格，接着是攢一下眉垂下額走開。狹巷裏有賣蔬糖的販子敲響小鑼；尖銳而輕脆的鑼聲向半掩的宅門流飄進去，隨着有孩子呼叫的聲音，他跳出來佇望在門口。橙色的陽光將小城的石板路塗上一層油彩，靜謐的，這小城難得有巨聲的喧囂。

來到江灘，風顯得大了。水浪有着互擊的騷音，花花地爬上灘岸，又花花地退落而去，濺着一些水沫沾在蘆草上。

「就在這裏，」黎納蒙開口說；「讓我們坐下來曝太陽吧。太陽很好，蘆花很白；這裏眞是一個好地方。」

我們坐下來。兩股貼着乾燥的黃沙，使我覺得滿身溫熱舒暢。沙土蒸發着，滲散出太陽的香氣。有三四隻水鴨在江的遠處漂流；上流拐灣處有鋒夫馱着繩索拉船，船上的白帆孕飽了風，船迂緩地划行而上；下流處，幾艘船參差的排列，以較快的速度滑流而去……

「看到江就使我想到海。」我說。

黎納蒙沒有回轉頭，他只靜靜地說：「說到海我就想起海島。海島常常給我一些遐想。你說，在碧浪千頃間，海島的悠然獨處，該顯得如何幽美？」

「你莫不是想做隱士，逃避這似茶似火的現實？」

「逃避？」黎納蒙這時候轉過臉來，面對着我，用沉重的聲音說：「我不會愚妄到如此地步。——這世界太髒太醜惡是事實。我們讀過書，喝過墨水，我們是所謂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神經有點脆弱，有點敏感；而這世界偏偏找知識份子麻煩，把我們夾在理想與現實的刑架中，抽打，折磨，蹂踏，要逼使我們麻木。麻木嗎？不能，於是我們就擁有太多的時代的痛苦。生命在痛苦裏將怎樣？——我們不是純粹的悲觀論者，自然我們不願自殺；我們又不是大勇的革命家，自然也不會挺身作決死的搏鬥。好了，我們這些知識份子，便只能在現實所賦予我們的痛苦裏，尋覓一些些縫隙，做着我們的白日夢，做着我們一些永遠無法實現

的美麗的夢——這就是我們這一些知識份子的類型。固然，這一類知識份子並沒有給人羣帶來一份光熱；然而在這痛苦的時代裏，你能苛責他，和苛責他那一些美麗的夢嗎？」

黎納蒙說得非常認眞，滿臉是嚴肅的表情；風吹亂他的頭髮。陽光落在他的眼鏡片上，反射着一些白光。

我似乎有很多感觸，然而又無法用話語將它連成整個的意思。我頗爲不安，愧悔，我覺得有誤解黎納蒙的地方，我懊悔自己不該急躁地就用「隱士」的帽子套在黎納蒙的頭上。於是我惶然地說：「黎納蒙，請你原諒我的誤解。」

黎納蒙和婉的說：「你太認眞了。我們相識不久，相互間還存在一些距離。」黎納蒙一邊說着，一邊低頭用食指在細沙上畫着圈圈，畫好了又用手摸平，摸平了又畫。他接着說：「人與人之間的所謂了解又是什麼呢？那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就以海島來作譬喻吧，」他笑了一笑。「人，正如一個一個獨立存在的島嶼，在廣闊的生命的海裏各自生活，有着阻隔，有着距離，無法接合在一起；這正好像我們每個人的靈魂，各各互不相通；各個島嶼間也許可以遙遙相望，但却無法接近，如要使兩島有着另一種意義的相接，那就需要船隻往還。我們人也是一樣，一個一個被安排在生命的大海裏，每個靈魂都有阻隔，都有距離，雖然

恰然相處，可是互不相通；於是就如同島嶼需要船隻一樣，感情的船往還於靈魂之間，使人靠近，使人結合，使人相敬相愛，相互了解。如果——一旦感情的船淹覆了，或者停止了航駛，那末人與人之間就發生冷漠，猜疑，甚至仇妬；正如同那些互不通航的海島，籠着一片茫糊的濁霧，相望渺渺，隱然若失了。」

我聽得非常感動，遂指着下游的那些船羣，說：「它們也許漂航到海上；但願它們能有耐心往來於各個海島之間，使所有海島連成如同一片大陸。」

黎納蒙用左手摸着額角，盧凱着眼睛，憂傷地自語：「可是生命的海太多風險，人的島嶼也太自私，而且感情的船也太朽舊；在這情形之下，人與人間仍互不相通，因此我們的世界也就有太多的紛擾。我們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於是也就感染了太多的時代的憂鬱了。」

我熱切地拍着黎納蒙的肩膊，大聲說：「黎納蒙，你該相信我你這兩個海島已經開始了通航；而且我相信，我們的航線不太遠，不太長，我們會有一天緊緊地密接的。」

黎納蒙恝然地笑着。他的慈柔的眼光從鏡片的後邊射落到我的眼瞳上。

江上的水鴨突然拍擊着翅羽飛起來，朝對岸的蘆叢裏降落。——一艘順流而下的船，正掛了布帆，打着木槳划過。

蚯蚓

在臨湖的樹蔭下，我和我的朋友黎納蒙，坐在一張有靠背的長椅上。

冬季還沒有結束，前些日子，陰悒的大空正密飛着白雪。雪霽以後，天氣雖然已轉變得很好，有溫煦的太陽和靜靜的風，然而花木都還在瑟縮，土地依然荒涼，缺少一些綠色的點綴。就說我們現在坐着的湖邊小花園吧，除了幾棵長春樹和冬青，其他的樹木都還光身赤裸，很少有春天的顏色。陽光透過參差交錯的枝椏，篩下一些蒼白的碎影，落在黎納蒙和我的身上，臉上。

黎納蒙已很久嚮往於這美麗的湖，而今天是他的瞳睛第一接觸了這微藍的湖水。我，黎納蒙，一個矮小，蒼白，纖秀，近視，寡言笑的年青人，一個忠厚的知識份子。由於失業與貧窮，他寄居在一個破落的會館裏，開始以灰白的生活和這美麗的小城接觸。

湖沿停泊着許多小艇。那些年青的船夫，那些穿着短衫褲的姑娘，在湖堤上帶着飢渴的

呼嚷招攬顧主；一個報童喊着一串報名，喘急地跑過；一個賣桔子花生的女人，挽一隻竹筐在嘶聲叫賣；一個襤褸的拾荒的孩子，縮着上身，用他的灰色的眼睛向地面各處尋覓，檢起一片桔皮往破簍裏放進……

黎納蒙並沒有把他的一顆心浸在微藍的湖水裏，他沒有對美麗的湖有所讚賞。他指着匆匆而過的那些生活的乞討者，他對我說：

「這些生命都在掙扎，都在求生的人海中角逐。」

「哦。」我接應着：「是的，角逐，而且搏鬥；生命的搏鬥，顯得如何嚴肅。」

但黎納蒙的手指，又向另一邊指着。那是一羣脂紅粉白的女人，飄着眩目的紅圍巾的女人，她們夾在男人的浮浪的笑聲裏，穿着肥腫的翻皮大衣的身體，在蹣跚着走路。

「可是她們，爲莊嚴的生活所擯逐。——啊，多麼平凡的生命！」黎納蒙吁着氣，把上身沉重地倒在椅靠上。

藍空有條狀的白雲，靜止着而又幻變着。風吹皺一湖淨水，水紋褶疊，泛出千縷閃爍的金光。有小艇在遠處划動，木槳撥出一片白綵，沿湖左首的一排朱漆洋房，那關閉着如同暴戾的眼睛的窗戶，深邃，幽暗，向一切睥睨地投視……

黎納蒙向前傾一下身子，朝我問道：

「你對於自己的生存的意義，將怎樣想呢？」

他用詢問的眼光盯視着我，等我的答話。我向黎納蒙說：

「現實給我迫害，生活給我折磨，我的生存顯得如此渺小；我但願自己，像一棵平凡的樹，逢好的春天，就萌一些葉，開幾朵花；到收穫的秋季，我也不忘記呈獻幾顆果子。在今天，生命的存在，我不能寄予非分的奢望。」

「而我，」黎納蒙說：「我的生存，僅願像一條蚯蚓。」

「一條蚯蚓？」

「一條蚯蚓。」黎納蒙把眼睛望向湖的邊遠處，像懷着誠意的企盼，思索地沉靜地說：

「是的，我僅有一個作爲一條蚯蚓的渺微的願望：在陰黯的日子，在陰黯的國度裏，我在求生的搏戰中算是敗陣了，我只能負着傷痛退回來。我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工作，無聲，無色，無光彩；但我始終樸拙地工作，篤實地工作，不求報償地工作——這爲了忠實的生命，爲了奉行莊嚴的生存的意義。正如同蚯蚓——你該知道蚯蚓，蚯蚓在陰黯的泥穴中，爲了求取生存，它僅僅吸食一些水分，一些空氣；然而它安於命運的支配，安於生命的安排，它

生存着而且工作着，沒有忘記了生命對於工作的呈獻。於是蚯蚓以它的軟體翻動泥土，以它的唇吻接植物的根鬚，它嘔吐一些養料給樹木，它鼓勵樹木作歡悅的收受。樹木長大了，春天來時，便以綠葉紅花迎着陽光，讓美麗與光榮歸於樹木；秋天來時，便以纍結的果實迎着涼風，讓喜悅與幸福歸於樹木。而蚯蚓，在陽光注射的土層下，也感到溫暖；當它工作疲乏的時候，就蜷伏在坭穴中，靜靜地諦聽，那一個一個成熟的豐滿的果實，從枝幹中墜落，發出鬲地的堅沉的聲音。這成熟果實落地的聲音，就給蚯蚓攜來衷心的安慰。……朋友，我還有什麼別的企求呢？——只能像一條蚯蚓；縱使是陰黯的泥穴的生活，也算已經給我太多的樂趣了。」

黎納蒙的話像水底的魚吐着水珠，一連串噴浮而上。可是他一點也沒有顯得激動，平靜的蒼白的臉，在陽光下有着蠟色。這使我想起了：每晚伏案寫作的情形——暗黃的燈光下，他的手握着筆，把前額低俯在稿頁上，沉靜，嚴謹，莊肅，他一個字一個字從痛苦的思索裏抽出，塡滿稿頁的每行空格。他的沉默的姿影，正如土層中的蚯蚓……

我於是用感激的聲音對黎納蒙說：

「黎納蒙，我這棵幼弱的小樹，當會歡悅地接受你盛意的賜予，你的養料我會珍視，如

果你有耐性，請你作一次細心的等待，也許不久，我這棵小樹上將結有果實，待果實成熟，那你也將能聽到每個果實驟然墜地的聲音。使你在寂寞裏，也獲取一份友誼的喜悅。」

黎納蒙站起來在我的面前，他伸手握住我的微涼的右手。我感到一般熱流滲進我的血液……。他嘴角漾開笑紋，誠摯地說：

「讓你這棵果樹接受一條卑微的蚯蚓的祝福：願陽光普照，願大地回春，願你這一棵果樹，連同所有的果樹一起，花繁，葉茂，結出頑果纍纍，給一切生命帶來光榮。」

太陽移向中天，向大地垂直——正是莊嚴的正午時分。淌堤上，那些在生活裏搏戰的人們，還有那些忘却生命意義的浪笑着的人們，却仍然在熙來攘往，正像大海中波浪的推擊與浮沉……

二月十三日。夜。

憑眺

穿過拱形的城門，展現着的，就是一片田野；冬天的田野顯得疲勞乏力，像在休憩，又像在期待着什麼，寂靜的，一種迫人地嚴肅。大雪後，泥地有着渴念，它正等待犂的梳理，農人微溫的赤脚，而且等待種子，落進它沉默的心中。

黎納蒙和我並排走着。野路蜿蜒，好像給兩旁的田畝擠挾得扭曲了，冰冷的風，迎面吹來，帶着濃重的泥土的氣息。一條小河沮橫在我們路前，我們踏過搖顫的木橋；橋右側有座矮小的坭屋，屋前土坪上，一匹牛在曝太陽，一個中年婦人坐着飼奶，手在剝着荳莢。我們向這婦人問路；她抬頭打量一下我們，用手指着說：「向西，過一片松林，拐個彎便是。」

黎納蒙在前，我在後，便走進繁響着的松林了。林地上是軟軟的枯黃松針，陽光從高處篩下，躍浮着一團團金影。

轉過一條仄路以後，於是我和黎納蒙便向一個土山攀登而上。山路沒有階石，只掘有不

整齊的層級。我們有點氣喘，然而也有勞動的快樂。城市中灰敗的生活使我們煩惱，案前長久的蜷伏也使我們背弓腰佝；今天的登山遠眺，很想能使我們的心胸有一次開朗，像久閉的窗扉朝陽光處打開。

土山巔上有座破廟，廟小，牆塌，坯砌的土窗傾損，如荒洞，顯得異常慘涼與敗落。

黎納蒙以他的戴着眼鏡的近視眼睛，向土廟的四週巡視。他說：「國家陷在長年的戰亂裏，人民已變得無比的貧窮；宗教是什麼，信仰是什麼，神又是什麼？飢餓從人們的心底翻掘起一切；這神，這廟，他們怎會還有心顧念呢？」

「黎納蒙，」我說：「飢餓與貧窮有一天將會敎人民走上另一條路，這路將不是由宗敎鋪成路基通到神的殿堂；而是由他們的血和生命鋪開一條新路；這新路雖和舊路相連，然而正如我們登高遠眺時發現的，這舊路折彎在背後，烟波渺渺，只能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

黎納蒙取出烟盒，遞一根烟給我，劃亮火柴，各自抽着。冷寂的破廟裏，鳥鵲無聲，只有我們微紅的兩根煙捲，在風裏飄繚着幾縷烟絲。——在傾圮的窗口，我們無語憑依。

廟前有一棵老樹，黃葉都已落盡，新葉又未萌茁，樹身彎曲俯前，伸着一些光頹的枝幹，活像一個衰枯的老人伸手向蒼天祈求。望向山下，陽光裏瀰漫着一層膜翅一樣的薄霧，顯

得有些朦朦。

「智者常會感到悲鬱，這也許有他的道理在；」黎納蒙將半個身體全倚在土窗上，吐出一口烟，用右手食指彈下烟頭上的煙灰。他若有所思地說：「愚昧者在人生的路上，只是渾渾噩噩地摸索着行走，太陽昇落，時序交替，歲月推移，他們像在霧中走路；而智者他們光輝的慧心引領他們登臨山巔；站在山巔上，於是他就瞭望得一清二楚，什麼是來自的道路，過來的路上有些什麼可悲的遺跡？什麼又是將走的前路，前路上正隱伏着些什麼可怖的猛獸毒蛇，又有些什麼災厄和兇險？在這智慧的峯巔，他將人生的道路看得太清楚了，於是感到生命悽茫，便不勝悲鬱了。」

我靜靜地聽着，烟捲挾在指間，久久未吸。黎納蒙接着又說：「於是那些智者便著書立論。因爲他在智慧的山巔，細看之下，有着說不出的惆悵，所以便以文字邀約了相識與不相識的人們，一同矚目憑眺。……」

「然而有些智者，」我接着說，打斷了黎納蒙的話：「他站立在智慧的峯巔，把來自的路看得清清楚楚，也把要去的前路檢視得非常明白；可是他並沒有惆悵的心情要邀約人們作一次噓唏長嘆的憑眺；他却警惕地指出；這前路上那裏是獸洞，那裏是蛇穴，那裏是水坑坭

潭……。他有的只是一片善心，這善心像一朵火，燃燒不熄；即使逢臨黑夜，前路也給照得紅亮。黎納蒙，這兩種人，那一種才是智者呢？」

黎納蒙向遠處投出烟蒂，烟蒂成弧線急急墜落。他沉默了片刻，沒有看我一眼，然後自語般地說：「這兩種人同是智者：一個是詩人，一個是革命家。」

風吹得有點尖厲，從土廟邊呼嘯而過。老樹顫索着，枝椏抖動，永遠像在向蒼天苦苦祈求。一二隻黑翅羽的鴉鵲從半空閃過，投下幾聲啞澀的怨啼。土山顯得更悽寒荒靜，廟宇的瓦隙間飛出幾隻蝙蝠，翼膜振着輕輕的空寂的迴聲，在上下旋飛。太陽偏斜在遠山凹谷處，反映着絢爛的金色霞光。我和黎納蒙步出土廟朝山下走去。

「黎納蒙，我們却只能站在半山……」

我因爲有點氣喘，沒有把話說完；可是黎納蒙却帶着揶揄的聲調接下去說了。

「是啊，我們無力跨上智慧的峯巔，却只能危立在半山；在半山，也許來自的路會看得清楚，可是對於將要走的前路，却受了阻隔，看到的至多只是一半；於是既做不成詩人，也做不成革命家：忐忑惶惶，對人生遂感到迷茫了……。」

晚風很大，黎納蒙以後喃喃嘎嘎的話聲，給風吹得不易聽見了。

白夜

夕陽下山以後，夜霧開始瀰漫——像一種陰鬱的能够滲透的液體，滲淹着一切，使山和疏林，草徑和田隴，農舍和水塘，都模糊地失去了鮮明的輪廓。……所有的生物都已尋找到隱蔽的地方，入巢進穴，留上一片寂寂寂給大野；只有風，還帶着哮喘徘徊，好像無限焦急地在覓求寄托。

我和黎納蒙就伴隨着這流浪的風在野路上移走，一如孤獨者在人生的路上偶遇到沉默不語的過客；只在鋪着坭粒的小道上用鞋底磨響聲音。

一切事物的慾望，彷彿都被聚住在伸手可觸的寂寂裏，被聚住這顯得空無所有的黑暗裏；牠們像在企盼着什麼，像在渴待着什麼，那樣嚴肅，又那樣有耐性。

在岔道處，我幾乎走錯了路。於是黎納蒙跨前兩步，說：「我認識道路，讓我打頭。」

「不錯，」我說：「這道路我們原該熟識，我們白天曾看得那麼清楚；可是在暗夜裏，

連我們所熟知的道路，都失却明晰的形跡，連在我們應走的道路上，一遇到岔口，都要猶豫不前，都會感到惘然的迷惘。」

黎納蒙把頸項縮在圍巾裏，一邊走一邊說：「人就是這樣……，所以在黑夜裏，就應該有有更多的思索的時間。」

「而且，」我接着說：「更需要果斷，更需要明晰的頭腦；因爲在急難的時候，決沒有很多思索的時間。」

這時候，月亮已從莽林尖端上昇，白光泛溢，給與所有的事物覓回自己的形象；它們在寒涼的月光中，蠕蠕地透明起來，牠們那種被細緻的純良的慾念，似乎都獲得了自由與滿足——這些無生命的東西，月亮的光華彷彿都能引起他們一種感官上的快樂。就好像全身沒入涼水，在夢中沐浴……

一隻灰羽的鳥，突然從柿樹頂端的草窩中飛出，啼叫着，拍響翅翼。黎納蒙驚訝地停住脚步，仰頭望着。他慨然地說：「可憐的鳥兒，它從睡眠中驚醒，錯把月夜當作白晝了。」

「這是由於它對白晝的渴想，對於白晝的熱烈信賴；或者它誤將夢當作現實。」

「有一點我們恰像這天眞的鳥：你該記得當戰爭勝利結束時我們一度的狂歡；我們也誤

將白夜當作白晝，興奮跳躍，幾乎要傾出自己全部的熱情與喜悅；可是不久就是陰雲，就是密霧，連寒白的月光都被掩沒。——恰如這天眞的鳥，將自己美好的夢當作現實——現實却以殘酷與嘲諷擲給我們。」

「可是甦醒總勝於昏睡，」我說着，和黎納蒙並肩站在柿樹下。柿樹撫擦着細枝，像在絮語。「堪讚美的總是甦醒，昏睡只是一種甜蜜的麻木。就說這隻早醒的鳥吧，也許它發現還是月光它會感到失望，看到月亮重入雲圍更覺得悲傷；然而白晝來時，它將是第一個飛躍的歡歌者，而且它將是第一個目覩白晝戰勝黑夜的證人。——黎納蒙，你說，我們在夜間醒着的人，雖然有太多的痛苦，但不是也將有太多的喜悅嗎？」

黎納蒙沒有說話，以沉默代替了回答。他的臉孔在月光中更顯得蒼白，眼鏡在臉龐上映下兩圈更大的暗影。我搓動一下僵麻的手，再插入袖筒。看看那隻灰羽的鳥，已歇落在另一株大樹的枝椏上，無聲地顫動。似乎它已有着失望後的疲憊。

我完全出於一種激動，想在寒夜裏增加我們一點內心的溫暖；於是我便對黎納蒙說：

「黎納蒙，我們如果一味把夢當作現實，正如同把輒當作扶杖，結果，我們便被枷羈。——可是現實的無情也有好處，它剛剛把我們的夢擊碎，我們就不被枷輒所苦。黎納蒙，我

們是夜行火車中醒着的搭客，沒有瞬刻忘記這車輪在滾動。對於那些昏睡的乘客，我們眞有非常無愧的驕傲。」

黎納蒙拉一下我的肩膀。我們一起離開柿樹，離開這隻早醒的在寒冷與寂寞裏孑然棲息於枝梢的小鳥；對於這小鳥，黎納蒙好像對它繫有感情，離開五六步之後，他還回轉頭來尋看。黎納蒙訥訥地說：「凡是在黑夜裏接受過痛苦的，都將配在白晝接受大量的幸福！」

我靜默着，不知再添說些什麼才好——但終於沒有再說話，讓夜的甯靜滌濯我的思想，讓我的思想不染一粒塵屑。

月亮的光在使碧空的雲溶化，幾顆星抖下微弱的光芒。草叢中有風經過，發出輕輕的騷音，好像墓場上遊魂的泣語。銀白的冬夜裏，霜花已開始無聲地凝結。

我和亞納蒙要回城去，回到這昏睡着的城市中去。但黎納蒙一直沒有忘記那隻早醒的鳥，他在進城的時候還念念不忘地向我問道：

「那隻在月光下醒棲着的鳥，它一定有着一些和白晝完全不同的思想吧？」

二月十九日。夜深一時。

峻坂

走進黎納蒙的屋子，我的雙眼就如同生有翳膜，昏暗渾沌，什麼也看不清楚；而且一種霉溼的土腥，也濃濁的撲入鼻孔。「黎納蒙！」我大聲叫着。「這裏呵。」黎納蒙在一個角隅處接應着：「小心。這邊屋漏，地上有了水窪。」我閉着暈眩的睛眼，停下來，想待瞳孔變得大些以後再走前去。半分鐘以後，我睜開睛眼：屋裏雖一片濁黯，但已看得稍爲清晰。——這是雨天近晚時分。

黎納蒙正躺在一張破靠椅上，對我微笑。

我問：「該是上燈的時候了；怎麼還不上燈？」

在昏暗裏我看見黎納黎閃着睿智的睛眼。他用沉靜的聲調說：「我把肉體暫時交托給黑暗與痛苦，而讓靈魂沿着思想的路出外作一次放縱而自由的遨遊。所以我沒有點燈，怕燈會喚醒現實的記憶。」

「一個寂寞的知識份子！」我想這樣說；然而我將這話留在心底，沒有說出。臨時我換了話頭，打趣地說：

「蚯蚓先生，在你這坭穴的上面，落下的不是成熟的果實，而是初春沉悶的雨滴。！！讓我帶給你一點光吧；」我說着，把火柴劃亮，點上蠟燭。「也許這光搖來的是煩擾，也許是滿足。」

燭光抖動，向四處輻射。房內一切零亂的什物，像無法隱避地被燭光攫獲，呆呆地躲立在原來的地方。

瓦頁上，雨在撒落，發出勻整的音籟，只是當一陣風吹過時，雨聲才顯得急了，好像有千百隻鴿子朝一個方向疾走過去，爪甲觸瓦，浮起一片繁脆的聲音。紙糊的小木窗，下截已給水濺溼。簷滴在戶外沒有盡止地墜響。屋內坭地上的水窪，如同瞽者的眼泛着魚肚色，漏滴下墜，窪水漾開圓圓的波紋，閃一點碎亂的暗光。桌子上，擱疊着幾冊書，一本稿簿，一個缺角的瓦硯，一枝沒有上套的毛筆。

我在桌前一條木凳上坐下，側面對着黎納蒙。黎納蒙寬闊的前額摺着一些皺痕，雙唇緊閉，顯得異常的堅忍與剛毅。久未剃刮的下頷，密密地鑽豎着一層黑髭，襯得他的臉孔過分

蒼白。他的雙瞳脈脈不語，向我瞪然直視。半晌之後，他才開口說：

「謝謝你點了燈。這光携來的不是煩擾，也不是滿足——而是親切！要是沒有燈，我的靈魂的遊遊，在思想的路上眞會越走越深，越深越黑，越黑越茫茫噩噩；正如在黑夜裏摸路，連自己也找不見自己，連自己也疑惑自己已經迷失……。我耽溺於自己幻想的自由放縱裏，原想使被羈縛的靈魂有一個解脫；但事實上正相反，我却常常被維繫得更牢，……。而燈光——」黎納蒙用手指着燈光，把話停了一下；我却替他接下去說：

「而燈光使你覺得親切；因爲它喚起你的注意的，是你所熟知的現實！」

「不錯，」他仰起上身說：「是我所熟知的現實：我發現自己正攀立在一個峻坂上。」

「一個峻坂上？」我把身體車轉，面對黎納蒙看着。

「是的。尼采曾經說過這樣眞實的話：最可怕的，不是高山，而是峻坂。人站在峻坂上，眼睛向下矚望，雙手向上緣攀，於是這二重意志使我們的心暈眩。——你該記得不久前我們曾登過一個土山，下來時在山腰上我就想起尼采先生的這句名言。」

我又想這樣說：「啊，一個寂寞的知識份子的哀愁！」然而我沒有說出，我同樣把這句話留在心底。我只這樣說：

「在峻坂上，所以只能有靈魂遨遊的放縱與自由。」

「這自由與放縱只是一種懦怯的逃遁！」黎納蒙聲調轉高了說：「在這顛危的峻坂上，正是一個現實的試鍊，一個二重意志的爭持。向上呢還是向下？這矛盾使我們猶豫，而且使我們顫慄。」

我自己所懷有的沉靜，這時候好像被黎納蒙這番話猛烈的撞擊着，顯得有點惶悚昏亂。就彷彿經他一指出，我纔發現自己也正巍巍然地危立在峻坂上，無法作果斷的抉擇。好像黎納蒙的話，正對我作着諷諫。我囁嚅着說：

「黎納蒙，我們常常只憑着一些蒼白的幻想來飼養我們脆弱的生命，在這裏我已發現了它的來由。因爲在時代的大洋上，我們的幻想成爲激烈風濤中唯一的避風港。我們失去勇氣的生命只藏躲在這避風港中喘息……」

黎納蒙站了起來，欠伸一下以後，就在這暗室裏踱了幾步；他一脚踩入水窪都沒有發覺，好像他全部的神經都集中在一個思索上。他停了一下，走近了我，直視着說，聲音非常沉鬱：

「在可怕的峻坂上，決不能留得太久；這避風港也欠安全，不可久留。這二重意志的爭

持也需要解決——這必須要付出明智的勇敢價代的！」

黎納蒙雙手向上，眼睛朝下，就彷彿他現在正危立在峻坂上一樣。但他的眼瞳在閃光，他的兩片唇片也緊緊閉合着。

雨還在瓦頁上繁密地喧噪，簷滴沒有盡止的滴落。蠟燭只剩下半寸，光燄煽耀，似在掙扎着挑開寒夜的濃黯。

二月二十日。夜。

傳遞

湖堤上行人疏落，偶或有一輛汽車平穩地馳過，噴下一些微藍的氣體，混攪着清新的空氣。堤兩旁的柳樹，垂下沒有葉子的柔條，在風中懶懶飄拂，遠處石頭山上的古塔，像剛出土的竹筍，顛危挺立，在陽光下發着幽暗的紫赭色。潮水澄澈，只浮上一片鱗痕，寧靜又舒逸，如盡失了所有的嗜慾，欣然承受純金的陽光的傾注。

黎納蒙埋頭在一本詩冊上，背倚着樹椽，面向湖水。他說：「你聽我朗讀一首詩吧——

衆生互相傳遞着生命，
正如賽跑的人一般，
互相傳遞生命的火把。……。」

「一首好詩！」我說：「生命的火把的傳遞，只有向前，如此世界才得繁榮，人類才有幸福。」

黎納蒙把詩冊猛地覆合，重重地吸一口氣，看着我說：「然而不，這世界却不允許生命的火把傳遞；正相反，這世界在撲熄生命的火把！」

「你說的是戰爭？」我問。

黎納蒙並沒有答覆我的問話，他只是把拿着詩冊的手揮揚一下，激動地說：「這世界，黑暗蔽掩着光明，眞理失去光澤，惡魔逞兇，好人憂泣。生命的火把已經無光，然而却偏有人踐踏要使其熄滅。——在這世界，你活了一天，你就已經見盡了一切：醜惡，卑污，殘殺，死亡；我們的祖先所沒有看到的，所不敢相信的，而我們這一輩都看盡了！」

「你說的是我們的國家？」我又問。

然而黎納蒙一樣沒有給我回答。他的思想只沿着他自己的憤激的感情向前直衝。他的左手握成拳頭，無意識地擂擊着身畔的柳樹。他接着說：「這正是一個舊的世紀的末端，一切罪惡在作着總的酵釀；然而就在這污穢的酵釀裏，積壓的仇恨會爆發成力量。……你相信嗎，將來支配着這個世界的，將就是這潛行的力量。」

黎納蒙稍稍變得寧靜了，像一陣風過去了，水波逐漸停息下掀盪。他重新把背倚在樹幹上，抬頭瞻望着青空。我走近他一步，一手撐着樹身，對他說：「這仇恨的潛行是悄靜無

聲的，但在人羣中急速地傳遞。黎納蒙，生命火把的傳遞我們就不妨如此解釋。有些火把雖不幸被暴力滅熄，但它已傳遞給新的生命。」

「不錯，」黎納蒙說：「我們就是傳遞這仇恨的火把的人。——不過我們的火把不光，也不够亮，我們的火把是文字。」

「是文字！」我說：「雖然我們的文字缺少爆炸的力量；但我們始終沒有忘記傳遞。就如輕輕搏動翅羽的風吧，也總能使草禾波顫，絮絮喧語。——而我們的文字，在傳遞我們的一點憤怒，一點憎恨，或者，甚至一點時代的憂傷。」

黎納蒙點着頭，眼睛向遠處望去。他把背挺直了一下，揮揮臂膀，抖擻着精神；好像愁恐自已微僂的身軀會無大力肩負這時代的重量，而如此振作一番，才能獲得自已的信賴與鼓勵似的。接着他又打開詩冊，用堅定的聲調重複讀着那幾行詩句。

風從上空吹過，飄下幾片殘冬遺留下來的黃色的枯葉。湖堤鋪滿陽光，箭一樣向遠處伸直。我和黎納蒙一起離開柳樹，就沿着長堤走去。

我忽然想起一句話，便對他說：「黎納蒙，我們以後不能再耽溺於自我的幻想裏了。」

「甚麼？」黎納蒙驚詫地停下脚步，面對着我，似乎沒法了解我這一句突然而來的話。

於是我緊接着說：「因爲對於仇敵的壓迫，我們必須要以挺直的肩背來抵抗。但在往日，我們却常常只是在一些書本上繞着迷惘的圈子，却常常只是蜷伏在自我的幻想裏。——如果要傳遞火把，我們必須要突破自己，突破這種知識份子脆弱的氣質。」

「是啊！」我們照常地向前走去。黎納蒙若有所悟地說：「所謂自我幻想正是一面脆薄的鏡子，當它照得最明晰的時候，便猝然裂了。」

太陽在這時候已經傾斜了，朝西邊緩緩墜落。我們正相反的方向走，太陽遂從背後照射過來，把我們兩個人的身影拋落在面前。我便指着這巨大的身影說：「黎納蒙，我們有着智慧，有着聰明，然而我們却從陰暗的角度來看世界，於是我們也常會感到憂鬱。如果朝明亮處看則就不然。——黎納蒙，這裏就有一個很好的譬喻，你看，」我用指着那跟隨我們脚步移動而移動的巨大的身影。「如若我們背向着光亮，像此刻一樣，那末，爲我們首先看見的就是陰影——這一團固執地釘隨着的黑影。而使我們煩擾悒悶的，不正是這陰影嗎？」

黎納蒙枯澀地笑出聲來。他挽着我的胳臂車轉身，朝太陽那個方向走去，而且高興地的說：「那末就讓這陰影拋擲在我們的背後吧！」

而正面射來的陽光，却使我有點眼眩。

城堡

城脚上堆棄着煤渣，踏上去發出碎脆的聲音。我和麥納蒙佝着腰，走上這荒廢的土城。

登上城，我們就有一個小小的發現：我們正好像站在劃分着兩個世界的一塊界碑上，城裏是汚塞的河溝，是櫛比的屋宇，是昏濁和塵暗；城外則是平闊的地疇，疏落的草舍，清澈的大河，一片明朗和坦曠。

那護城河，已經乾涸，只有低窪處長出水草，茁着野荷，密蓁着許多在夏日的陽光下閃着綠光的細緻的萍藻。袒露着的高燥的河床上，辛勤的農夫在搭成一座矮長的瓜棚，生有茸毛的大葉子牽掛在竹架上，仲在高處的瓜籐和絲鬚，正被風撲拂顫搖；幾莖挺直的向日葵，沉默的，一如老成的兒子，佇立着低頭凝思。而城的外邊，有鐵路以弧形的彎度向遠處鋪展，枕木和鋼軌，定形的組成了活似一條巨大的蜈蚣。高直的水泥電線柱，在貫連着細黑的電線，一只破損的風箏的殘骸，毫無憑依地在風中盪曳。

高闊的土城已經完全荒圮。齒狀的城堞皆坍傾不全，留着的也都草茅叢生；久遠的年代使它已成爲無用的歷史的陳跡。——時間這東西有着如何的一種殘酷而無情的魔力，如今古羅馬雄巍的城堡，可不是也只能供遊者的憑吊了？

黎納蒙蓬亂的頭髮給風吹扯得飛動，猶如玉蜀黍上的纓絲。他緩慢地默步，舉頭向遠方瞻望。

我也無意地移步踱走，我不知道在這樣荒幽的情境中，我和黎納蒙是否會發生一種迥不同的感覺。我終於無心地發問了。

「黎納蒙，你在這個古城上，也會引起一點懷古的幽思嗎？」

黎納蒙停了脚步，面對我，微微地笑着。

他說：「我不會耽溺在懷古的幽思裏。」他用右手掠一下披拂在前額的長髮。聲音顯得堅沉。「在高處——我是說在這荒城上，我原是來看看這低氣壓下的杭州城，西子湖是否只有羞怯的幽麗？看看錢塘江的潮汛，是否也有當年的浩然大波？——可是一上來，我却完全被城外的寧穆所吸引，我似乎感到有點迷惑。……這是否也就是一種『人的聰明』？」

「一種『人的聰明』？」

「哦，一種『人的聰明』；我是說人有一種聰明的健忘。」黎納蒙說着。他來性就在一個傾側着的城堞邊站住了。他用手不經意地拔着狗尾草，湊在下顎處撫弄。他的眼睛並沒有向着我，他在朝遠處茫然地投視；正好像一匹孤鷹，於高空中悠然地盤旋，這盤旋雖然不能說是一種費力的遊戲，但也可算作是一種無懼的休息；把受傷的落了幾根羽翮的翅翼平展，以無慾的雙眼向各處傲視。——在生活的戰場上敗退下來的黎納蒙，對於他，我常常發生這樣的聯想。這時候黎納蒙又在望些什麼呢？——遙遠處幾疊青黑的山嗎？——河沿上一隻方形的渡船嗎？——或者是，像波特萊所歌讚的幾朵流浪的雲嗎？——我一點也不知道。黎納蒙却接下去說：「……我們若問：人是什麼？但更確切一點，實際一點，接近一點地說：『我』是什麼？我們的所謂『我』，常常是墜在一種朦朧的，渺茫的，無法把握的虛幻裏；有着多樣的感覺，多樣的情緒——多樣的變化。人不像岩石（雖然岩石也會風化），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不同；此時的『我』又和彼時的『我』殊異。人的健忘，就是這多樣變化的一種。」

黎納蒙有點興奮，竟是滔滔不絕，一如牧師在祭壇上佈道傳教。我也就倚身在城牆上，承受一陣陣携帶着草香的夏風的吹撫，在靜聽着黎納蒙睿智的談語。他說了下去：「人的德

性，意志，力量，是否也曾脫離過牠本身的情感的羈絆呢？情感猶似氣候，時刻變幻，人的德性，意志和力量也就時刻跟着變動。有人由於一時的享樂苟安，便忘廢了復仇和切齒的深恨。——這不正和我現在一樣，我一登上城堡，竟完全被寂靜的風景所迷惑，失盡了那一腔的悲憤和敵愾了。」

他說了之後，便柔和地笑將起來。但他的臉是蒼白的，鏡片底下的雙眼，是閃着空虛的的光的；好像他的思想與隱衷，透過鏡片，和强烈的陽光懼怯地相觸。

不遠處有農人正在耕種，斗笠覆着他的頭顱，背脊曲僂，雙手在一上一下舉鋤掘土。田壠上一匹水牛垂着頭吃草，尾巴一擺一拂，仍乎也在感受着勞動以後一種休息的悅樂。大河上有木船划過，搖櫓的船夫上身光裸，船艙裏的人正在答應什麼話。六月的晴空是清湛澄淨的，雲團白得如棉絮，在無聲地舒捲裊流。一羣疏落的雀子，噪叫着從田畦中昇飛起來；一個農家的孩子，正搖着一根竹枝趕出幾匹白羊……

我絲毫沒有說話的興趣，黎納蒙剛才的話也沒有引起我任何的反響。我現在好像是落在自我的沉思裏。我只是想：這城，是荒廢了；但在古昔，戰爭的日子牠也曾像是龍蟠虎踞，雄偉巍壯的；然而現在却完全是僵死的骨骸了。……在今天，這城市雖然遠離着殘毒的戰爭

，但這荒城頹堡，終也保不住一城子民的安寧，人民都在生活中發蕩，在艱險裏喘息着偷生……。如果一旦有傾覆一切的狂風暴雨襲來，這城堡也還能圈住一城的靜穆安寧嗎？……戰爭，相互殺戮；然而，縱使武力在血腥中博得了勝利，但痛苦的人民難道不會忿然揭竿而起，使這罪惡「勝利」重又黯然失色？……

我正在沉思，而黎納蒙却沒有讓我如此胡亂地片斷地靜想下去，他向我深情地微笑，他帶着善意的嘲弄的口吻，這樣說：「可是你，你難道正有沸然的懷古的幽情？」

「不。」我連忙接着說，稍稍覺得一點不愉快。「我嗎？——和你正不同，我在想着那種所謂『人的明智』。」說完這話，我也覺得茫然。——爲什麼我會突然不假思索地說出這句話的呢？事實上，我並沒有想到什麼「人的明智」之類，我只是由城堡而想到戰爭，由戰爭而想到生命的被奴役與生命的反叛……。我突然回答着這話，僅是一種偶然的，被擊激起來的話；我想抓住一點，來否定黎納蒙所說的那種人心善變的悲觀的理論。然而我一點也沒有把握，我似乎有些惶悚，我該怎樣來敍說我的理由呢？……

黎納蒙也彷彿感到驚異。他問：「什麼又是『人的明智』呢，你說？」

我暫時靜默了一下，沉吟着，但依然保持着一般知識份子在爭辯時候的矜持態度。——

我在頃刻之間，馬上想到了蒙田曾經敘述過的一個勇敢的故事。我便說：「你也許知道關於塞沃拉的故事吧。塞沃拉一天偷營進去，想殺死敵人的一個將領；然而不幸，他終於事敗被逮了。但由於他有着人的明智，他顯得勇敢而聰明；他絕不頹懼地屈膝求饒，他明白自己的任務，明白人的生存的意義，更明白作爲一個勇者的應具的崇高的情操。於是他崛然直立在敵人面前，對行刺的事直認不諱；而且在這緊張的場合，他的機智放出光采，他乘機杜撰了一段荒誕的話；他說在他自己的營地裏，有的是他這樣不畏死的同志，他們，這許多羅馬人，都將與他同謀，要謀殺敵將。於是，爲了要表示自己是怎樣的人，這個被俘的勇者，便要求取一個火爐放在他旁邊；就這樣，他伸出胳臂，放在火爐烈燄裏，面色不變地瞪眼看着自己的手臂被燒成焦灰，終於敵人也害怕起來了，惶然地下令把火爐移開……。」我停了一下，接着說：「黎納蒙，你說人的聰明造成了人的變化多端，時時會背叛着自己的德性與意志；這種人的存在我們固然不必隱諱，不必否認；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了塞沃拉這類勇者的存在，人的明智使他大勇無懼，縱使在最大的痛苦煎熬中，他也一樣毫不改變，顯現了他意志堅定不移的聖潔的光華。」

黎納蒙的上身半倚在城堞上。他用猶疑的目光看住我，嘴角處漾開笑的漪紋。他並不說

話，但他的神情好像在問：「我們這些人又是怎樣的呢？你說呵！」

這時候我們聽到了鐵軌震響的轟隆聲，遙遠處有冒着濃烟的火車出現。火車巨龍似地游近來了，爍發着金屬的轟響疾駛，而且拉着尖銳刺耳的汽笛……

火車遠去了。太陽浩瀚的光流依照浸淹着沉靜的四周。城內的市聲被隔阻在遠處，城外的田畝浮着一片明綠；河水皺着漣波，沒有一點聲息。只有靠城脚處，有兩個襤褸的孩子在悄靜地檢尋煤屑；好像他們在生活鞭打下，對於這個辛苦的工作也需要呈獻一份嚴肅。

我和黎納蒙這時開沉默下來，沒有再談論什麼；正如風雨之後的一片寂靜。我們又繼續散起步來，朝城的那一端慢慢走去。

風扯動城頭的草茅，起伏擺蕩，彷彿它們是永遠年青天眞，沒有絲毫憂慮的。花崗石上蟄伏着的蜥蜴，閃着滿身金色的鱗光，曝着太陽。幾隻紅尾的蜻蜓打着盤旋，像在作不會厭煩的遊戲……

「城斷了！」黎納蒙忽然叫着。

「斷了？」

「斷了——堺毀了一段。」

「那末，」我嚴然地說：「這古舊的城牆是無法圈住一城的靜謐了。有一天城裏城外將會一片騷然！」

黎納蒙又朝我柔和地笑着，用手掠着拂動的長髮。然後他咬着字音，像解嘲地說：「難道我們兩個人，就這樣悠閒地站在這斷毀了的城堡上，旁觀城裏城外一片浩蕩的沸騰？」

這回却是我笑出聲來，但是笑聲是暗澀的，而且在一陣風中，飄失得異常空洞。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午。杭州。

後記

人即使陷在煩苦的生活裏，有時也偶然會發生一點卑微的願望；我將這些短文編成一個集子出版，就是由於這種卑微的願望使自已增添了勇氣的。

這裏的二十七篇，寫作時間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和一九四七年的春天。第一輯是在浙南龍泉山邊的一座木屋裏寫成，寫第二第三輯時，却住在杭州城內的一個大雜院裏了。這兩年中，我先後還寫了一點其他的短文，但我不想讓那些短文也在這裏佔個位置；依據自已的看法，我祇抽出這三輯較爲統一的文字編成一個小集。在讀者面前，我捧獻這一枚生命樹所結成的青果，自已是有着一份慚愧和告罪的心情的。

不過我總有如此的感覺：有一日，別的許多許多生命樹，將會滿樹都結成甜蜜的，的，有好的光澤的果實的。那時我將以熱誠的歡歌來代替細瑣的微語。

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深夜莫洛記於溫州。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光與熱叢刊・尹　庚主編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魯　迅先生語。

化石人

敍事詩。金　陽著。

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長篇敍事詩。寫的是驚心動魄的桂北民間故事。可以說是一篇詩的「傳奇」。寫一個爲人民熱烈愛戴的英雄的成長及其可歌可泣的戰鬥。全篇熱情洋溢，想像神奇而豐富，詩句雄健有力眞確地彫塑了英雄人物的典型。

生命樹

散文。莫　洛著。

這本書的讀者，將會邀獲一番意外歡的喜。概括書中作品的印象，正像一個英俊不凡的年青人，以他生動的言談手采，舒發他對於人生的崇高的願望，對於生命的眞質的讚美；歌嘔陽光，火燄，熱力，與嚴肅的工作，深沉的友誼，眞摯的愛。以其賦予妍麗的文筆，煥發而豐滿的感情，這必然引致讀者的愉快與興奮，以至愛不釋手的。

藝術家與小丑

默劇。尹　庚著。

這是一本奇怪的書。作爲舞台演出的脚本來印，在今日還是第一個專集。作者表示他想寫的是善與惡，美與醜，勇敢堅決的求生與慘酷惡毒的暴行。雖然是戰時戰地的場景情節，但可感嘆的人世如今仍綿延着兩個陣容的搏鬥，因此這專集的出版自有它特殊的意義。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生命樹

著者　莫洛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
上海南京西路1048弄22號
初版日期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定價